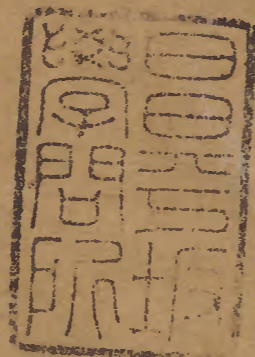


資治通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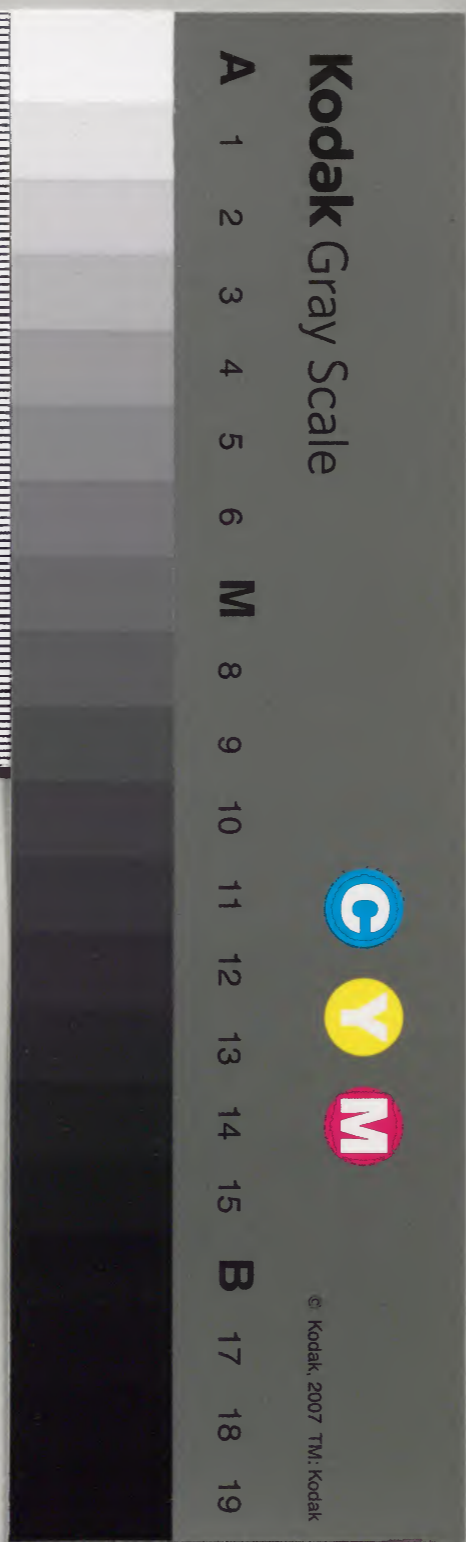
二百六十二之三 唐



一四〇册	四六六架	五〇七三號	漢書門類
------	------	-------	------

三八三架	一四〇册	五〇七三號	漢書門類
------	------	-------	------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73
冊數	140 (126)
函號	283 7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大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
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九百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

勅編集

宋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注

明 後學 長洲陳仁錫 評閱

唐紀七十八

起上章浩灘盡重
光作噩凡三年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中之中

光化三年春正月宣州將康儒攻睦州

宣州將田頴
所遣將也

錢鏐使其從弟錫拒之

從才用翻
錫音求

二月庚申以西

劉延業

川節度使王建兼中書令 壬申加威武節度使王
審知同平章事 壬午以吏部尚書崔胤同平章事
充清海節度使 李克用大發軍民治晉陽城塹朱

全忠之女逼也治直之翻

押牙劉延業諫曰大王聲振華夷安揚

兵以嚴四境不宐近治城塹損威望而啓寇心克用

謝之賞以金帛 夏四月加定難軍節度使李承慶

同平章事難乃且翻 朱全忠遣葛從周帥兗鄆滑魏四

鎮兵十萬擊劉仁恭帥讀日率 五月庚寅拔德州斬刺史

傅公和已亥圍劉守文於滄州仁恭復遣使卑辭厚

禮求援於河東復扶又翻 李克用遣周德威將五千騎出

仁恭事朱
劉肯晉圖
魏則又背
添

李鐵

黃澤攻邢洛以救之黃澤關在遼州連山縣黃澤嶺 邕州軍亂逐

節度使李鐵懿宗咸通三年升邕管經略使為嶺南西道節度使鐵呼會翻 鐵借兵

鄰道討平之 六月癸亥加東川節度使王宗滌同

平章事 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王搏明達有度

量時稱良相以其時言之稱為良相所謂彼善於此也 上素疾宦官樞密

使宋道弼景務修專橫橫戶孟翻 崔胤日與上謀去宦官

宦官知之由是南北司益相憎嫉各結藩鎮為

援以相傾奪搏恐其致亂從容言於上曰從千人君

當務明大體無所偏私宦官擅權之弊誰不知之顧

其執未可猝除宐俟多難漸平以道消息難乃且翻以道消息

王搏識時
務

藩鎮與宦
官合

通鑑卷之三十三 昭宗

者言惡者以漸殺其勢則久而自願陛下言勿輕泄

以速姦變胤聞之譖搏於上曰王搏姦邪已為道弼

輩外應上疑之及胤罷相去年胤罷相見上卷意搏排已愈恨

之及出鎮廣州遺朱全忠書具道搏語是年二月出胤廣州搏語

即從容言於上令全忠表論之全忠上言胤不可離

輔弼之地上時掌翻下連搏與敕使相表裏同危社

稷表連上不已上雖察其情迫於全忠不得已胤至

湖南復召還復扶又翻丁卯以胤為司空門下侍郎同平

章事搏罷為工部侍郎以道弼監荆南軍務修監青

州軍監古衙翻戊辰貶搏溪州刺史已巳又貶崖州司戶

失刑

道弼長流驩州務修長流愛州是日皆賜自盡搏歿

於藍田驛道弼務修死於霸橋驛藍田驛在藍田縣霸橋驛在長安城

激變

南近霸橋於是胤專制朝政執震中外朝直遙翻宦官皆側目

不勝其憤為劉季述韓全誨之亂張本勝音升劉仁恭將幽州兵五

萬救滄州營於乾寧軍乾寧軍在滄州西一百里蓋乾寧軍本古盧臺軍地後為馮橋鎮臨御河之岸接滄幽二州之界周顯德六年收復關南始建為乾寧

軍九城志云太平興國七年始置軍葛從周畱張存敬氏叔琮守滄州

寨自將精兵逆戰於老鵝堤老鵝堤在乾寧軍東南大破仁恭

斬首三萬級仁恭走保瓦橋瓦橋在涿州歸義縣南至莫州三十里宋白曰

瓦橋亦謂之瓦子濟橋在涿州南易州東周秋七月

顯德收復二關以其地控幽薊建為雄州

通鑑卷三百三十一 具紀十一 聖宗

李克用復遣都指揮使李嗣昭將兵五萬攻邢洛以

救仁恭敗汴軍於內丘復扶又翻敗補邁翻下同范

三十五里考異曰唐太祖紀年錄七月嗣昭攻堯

五代史後唐紀與紀年錄同惟唐末見聞錄八月二

山東告捷收得洛州九月二日嗣昭兵士失利却回

新紀八月庚辰陷洛州薛史唐紀九月嗣昭弃城歸

蓋據此也按編遺錄八月月中云前月二十五日上於

也編遺錄又曰八月乙丑出兵救洛州乙丑九日也

又進通敗奔歸太原在八月見聞錄梁紀

錄誤今從編遺錄紀年錄梁紀

王鎔遣使和解幽

汴會久雨朱全忠召從周還

庚戌以昭義留後孟遷為節度使

甲寅以西川

節度使王建兼東川信武軍兩道都指揮制置等使

時置武信軍於遂州信武當作武信王建兼指揮制

置兩道則可以制宗滌宗信蓋諷朝廷以此命之

八月李嗣昭又敗汴軍于沙門河

河縣也考異曰編遺錄七月二十五日李進通領

蕃寇出并州來攻洛州八月乙丑發大軍救應之上

州已陷刺史朱紹宗因踰堞墮而傷足為賊所擒唐

-5 125 35 865" data-label="Text">

太祖紀年錄八月李嗣昭又遇汴軍於沙門河擊而

擒之唐末見聞錄八月二十五日嗣昭進軍下山東

某日山東告捷收得洛州捉得刺史朱溫姪男舊紀

八月庚辰嗣昭攻洛州下之薛史梁紀八月河東遣

李進通襲陷洛州新紀亦在庚辰乃二十五日也實

錄在九月約奏

進攻洛州乙丑朱全忠引兵救之未

至嗣昭拔洛州擒刺史朱紹宗全忠命葛從周將兵

到今從編遺錄

擊嗣昭。宣州將康儒食盡自清溪遁歸。康儒是年正月攻睦

州清溪漢歙縣地後分置新安縣隋改為雉山文明元年復為新安開元二十年改為還淳永貞元年避

憲宗名改曰清溪屬睦州九域志縣在州西一百六十六里九月葛從周自鄴

縣度漳水營於黃龍鎮朱全忠自將中軍三萬涉洛

水置營李嗣昭弃城走。弃洛州城而走從周設伏於青山口

邀擊大破之。考異曰唐太祖紀年錄葛從周攻洛州嗣昭弃城而歸是役也王郤郎楊師

悅陷賊洛州復為汴有唐末見聞錄九月二日嗣昭兵士失利却回被汴州捉到王郤郎編遺錄薛居正

五代史梁紀八月帝遣葛從周屯黃龍鎮親領中軍涉洛而寨晉人思而宵遁洛州復平唐紀九月汴帥

自將兵三萬圍洛州嗣昭弃城而歸葛從周伏青山口嗣昭軍不利實錄九月嗣昭奔洛州敗於青山口

今從唐末見聞錄唐紀實錄又按考異所錄唐紀蓋後唐紀崔胤以太保門下

侍郎同平章事徐彥若位在已上惡之。惡鳥路翻彥若亦

自求引去。徐彥若可謂知遙增時藩鎮皆為疆臣所

據惟嗣薛王知柔在廣州。知柔鎮廣州見二百六十卷乾寧元年乃求

代之乙巳以彥若同平章事充清海節度使初荆南

節度成汭以澧朗本其巡屬為雷滿所據。蕭宗至德二載置荆

南節度領荆澧朗郢復夔峽忠萬十州其後增領分隸不一自雷滿據澧朗又分置武貞軍節度屢

求割隸荆南朝廷不許汭頗怨望。薛史曰汭奏請割隸彥若為相執不

行汭由是銜之及彥若過荆南汭置酒從容以為言。從干容翻彥

若曰令公位尊方面自比桓文。成汭進中書令故稱之為令公雷滿

小盜不能取乃怨朝廷乎。汭甚慙。丙午中書侍郎

徐彥若

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崔遠罷守本官以刑部尚書
裴贄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贄坦之弟子也裴坦見
二百五

十一卷懿宗
咸通十年升桂管為靜江軍以經略使劉士政為

節度使朱全忠以王鎔與李克用交通移兵伐之

自洛州移
兵伐趙下臨城踰滹沱攻鎮州南門焚其關城全

忠自至元氏鎔懼遣判官周式詣全忠請和全忠盛

怒謂式曰僕屢以書諭王公竟不之聽今兵已至此

期於無捨式曰鎮州密邇太原鎮州與太原僅隔山
耳九城志鎮州西距

太原四百
三十里困於侵暴李克用自得河
東以來屢攻趙四鄰各自保莫

相救恤王公與之連和乃為百姓故也為于偽翻下
為人為之同

今明公果能為人除害則天下誰不聽命豈惟鎮州

明公為唐桓文當崇禮義以成霸業若但窮威武則

鎮州雖小城堅食足明公雖有十萬之眾未易攻也

况王氏秉旄五代庭湊元達紹鼎紹懿景崇及鎔為
五世蓋紹鼎紹懿兄弟也共為一

世時推忠孝人欲為之效庸可冀乎全忠笑攬式袂

延之帳中曰與公戲耳周式之說朱全忠猶屈完之
說齊桓公也而當時汴鎮攻

守之勢誠亦如此全忠易怒為
笑而延之以其言中其要害也乃遣客將開封劉捍

入見鎔客將主賓客
掌通各贊謁鎔以其子節度副使昭祚及大

將子弟為質質音
致以文縉二十萬犒軍文縉縉之有
文者今謂之

花
綉全忠引還以女妻昭祚還從宣翻又如
字妻七細翻成德判官

張澤言於王鎔曰河東勅敵也勅車京翻今雖有朱氏之

援譬如火發於家安能俟遠水乎彼幽滄易定猶附

河東不若說朱公乘勝兼服之幽劉仁恭滄劉守文易定王郛說式芮翻

下使河北諸鎮合而為一則可以制河東矣鎔復遣

周式往說全忠復扶又翻全忠喜遣張存敬會魏博兵擊

劉仁恭甲寅拔瀛州冬十月丙辰拔景州執刺史劉

仁霸辛酉拔莫州靜江節度使劉士政聞馬殷悉

平嶺北湖南之地在五嶺之北大懼遣副使陳可璠屯全義嶺

以備之璠字素翻武德四年分始安置臨源縣大曆三年更名全義屬桂州國朝改全義為興安縣在桂州東北一百五十里殷遣使修好於士政好呼到翻可璠拒之

殷遣其將秦彥暉李瓊等將兵七千擊士政湖南軍

至全義士政又遣指揮使王建武屯秦城范成大相海虞衡志

曰秦城在桂林城比八十里相傳以為始皇發戍五嶺之地城在湘水之南融離二水之間遺址尚存石

甃亦無恙城北二十里有嚴關群山環之鳥道不可方軌秦取百粵以其地為桂林象郡而戍兵乃止湘

南蓋嶺有喉衿在是稍南又不可以宿兵也可璠掠縣民耕牛以犒軍縣

民怨之請為湖南鄉導犒苦到翻鄉讀口嚮曰此西南有小徑

距秦城纔五十里僅通單騎彥暉遣李瓊將騎六十

步兵三百襲秦城中宵踰垣而入擒王建武比明復

還紆之以練造可璠壁下示之比必利翻及也紆充夜翻繫縛也造七到

翻可璠猶未之信斬其首投壁中桂人震恐瓊因勒

兵擊之擒可璠降其將士二千皆殺之引兵趣桂州

趣七喻自秦城以南二十餘僻皆望風奔潰遂圍桂

州數日士政出降乾寧二年劉士政襲桂宜巖柳象

五州宜州之地秦屬象郡漢屬交趾日南二郡界皆

降於湖南馬殷又兼有桂管考異曰唐烈祖實錄

化二年殷克桂州馬氏行年記及王舉大定錄云天

復元年惟曹衍湖湘馬氏故事云天復甲子宣晟自

安州入桂州天祐四年丁卯十二月收嶺北七州明

升桂管經略使為靜江節度使而本紀乾寧二年安

州防禦使宣晟陷桂州靜江軍節度使周元靜部將

劉士政死之歲月既已倒錯又以士政為元靜部將

同歿尤為乖誤今據武安節度掌書記林崇禧撰武

威王廟碑云我王臨位五歲而桂林歸款自乾寧

三年至光化三年五年矣又與實錄合故從之馬

殷以李瓊為桂州刺史未幾幾居表為靜江節度使

張存敬攻劉仁恭豈翻下二十城將自瓦橋趣幽州道

渾不能進渾乃定翻乃引兵西攻易定辛巳拔祁州

景福二年王處存表以定殺刺史楊約 癸未以保

義留後朱友謙為節度使朱全忠張存敬攻定州

義武節度使王郛郛居遣後院都知兵馬使王處直

將兵數萬拒之唐中世以來方鎮多處直請依城為

柵俟其師老而擊之孔目官梁汶曰昔幽鎮兵三十

萬攻我汶音問薛史作問僖宗光啓元年幽州李可

于時我軍不滿五千一戰敗之敗補今存敬兵不過

王處直
梁汶

通鑑卷三百三十一 唐紀七十一 昭宗

三萬我軍十倍於昔奈何示怯欲依城自固乎郃乃

遣處直逆戰于沙河沙河在新城北望都縣南易定兵大敗歿者

過半餘衆擁處直奔還甲申王郃弃城奔晉陽王處存素

睦於晉又昏姻也故郃奔之軍中推處直為留後存敬進圍定州

丙申朱全忠至城下處直登城呼曰呼火本道事朝

廷甚忠義武自張存忠以來事朝廷最為忠順於公未嘗相犯何為見攻

全忠曰何故附河東對曰吾兄與晉王同時立勲謂

處存與李克用同平黃巢立功封疆密邇自定州出飛狐即河東之境且昏姻也

修好往來乃常理耳好呼請從此改圖全忠許之定州

城池高深朱全忠知不可捍攻而拔故許其和乃歸皐於梁汶而族之以謝

英雄

全忠以繒帛十萬犒師全忠乃還仍為處直表求節

鉞為于處直處存之母弟也劉仁恭遣其子守光將

兵救定州軍於易水之上易水在易州遂城縣界遂城縣於宋為安肅軍昔燕

太子丹送荆軻於易水之上即此地全忠遣張存敬襲之殺六萬餘人

由是河北諸鎮皆服於全忠史言河北諸鎮皆羈服於全忠全忠不能并有

其地也先是王郃告急於河東先悉李克用遣李嗣昭

將步騎三萬下太行攻懷州拔之行戶進攻河陽河

陽留後侯言不意其至狼狽失據嗣昭壞其羊馬城

壞音怪城外別立短垣以屏蔽謂之羊馬城會佑國軍將閻寶引兵救之

河南府佑國軍東北至河陽八十五里力戰於壕外河東兵乃退寶鄆

昭宗

州人也 初崔胤與帝密謀盡誅宦官及宋道弼景

務修歿事見上宦官益懼上自華州還光化元年上還自華州事

見上卷還從忽忽不樂樂音洛多縱酒喜怒不常左右

尤自危於是左軍中尉劉季述右軍中尉王仲先樞

密使王彥範薛齊偓等陰相與謀曰主上輕佻多變

詐難奉事佻土彫翻專聽任南司時宦官謂之北司謂南司為南司吾

輩終懼其禍不若奉太子立之尊主上為太上皇引

岐華兵為援岐李茂貞華韓建華戶化翻控制諸藩誰能害我哉

十一月上獵苑中禁苑在宮城北因置酒夜醉歸手殺黃門

侍女數人明日日加辰巳宮門不開季述詣中書白

崔胤曰宮中必有變我內臣也得以便宜從事請入

視之乃帥禁兵千人破門而入帥讀日率訪問具得其狀

出謂胤曰主上所為如是豈可理天下廢昏立明自

古有之為社稷大計非不順也胤畏歿不敢違庚寅

季述召百官陳兵殿庭陳兵以脅百官也作胤等連名狀請

太子監國以示之使署名胤及百官不得已皆署之

監古上在乞巧樓按劉季述傳乞巧樓在季述仲先

伏甲士千人於門外即宣化門外與宣武進奏官程巖等

十餘人入請對季述仲先甫登殿將士大呼呼火故翻突

入宣化門至思政殿前逢宮人輒殺之上見兵入驚

走

畏歿二字是胤本色

墮床下起將走季述仲先掖之令坐宮人走白皇后

后趨至拜請曰軍容勿驚宅家有事取軍容商量音

良今人謂議事為商量季述等乃出百官狀白上曰陛下厭倦

大寶中外羣情願太子監國請陛下保願東宮願養也言

於少陽院自保養也上曰昨與卿曹樂飲不覺太過樂音洛何至

於是對曰此非臣等所為皆南司眾情不可遏也願

陛下且之東宮之往也待事小定復迎歸大内耳后曰

宅家趣依軍容語趣讀曰促即取傳國寶以授季述宦官

扶上與后同輦嬪御侍從者纔十餘人從才用翻適少陽

院季述以銀槌畫地數上曰槌側加翻數所具翻俗從上聲某時某

后亦可笑

事汝不從我言其罪一也如此數十不止歷數之至數十不止

乃手鎖其門鎔鐵錮之錮音固遣左軍副使李師虔將

兵圍之上動靜輒白季述穴牆以通飲食凡兵器針

刀皆不得入上求錢帛俱不得求紙筆亦不與時大

寒嬪御公主無衣衾號哭聞於外號音問季述等

矯詔令太子監國迎太子入宮考異曰按此月乙酉朔已丑五日庚寅

六日也廢立之日舊紀云庚寅舊宦者傳唐年補紀皆云六日無云五日者而實錄新紀云已丑誤也唐

太祖紀年錄先云六日後云七日尤誤也崔胤所恃者昭宗耳季述議廢立安肯即從之補錄紀年錄言

脅之以兵是也唐補紀云皇后充牖取太子又云令旨宣告大臣與社稷為主又云后白軍容令聖上養

疾皆程匡柔為宦者諱耳不可信也辛卯矯詔令太子嗣位更名纘更工

通鑑卷之三十三 唐紀三十三 昭宗 七

衡翻下同以上為太上皇皇后為太上皇后甲午太

子即皇帝位更名少陽院曰問安宮季述加百官爵

秩與將士皆受優賞欲以求媚於眾殺睦王倚弟也

凡宮人左右方士僧道為上所寵信者皆榜殺之音榜

彭每夜殺人晝以十車載尸出一車或止一兩尸欲

以立威將殺司天監胡秀林武德四年改太史監曰

龍朔二年改太史局曰秘書閣局令曰秘書閣郎中

武后光宅元年改太史局曰渾天監俄改曰渾儀監

長安二年復曰太史局中宗景龍二年改太史局曰

太史監乾元元年改曰司天臺置監一人正三品掌

察天文秀林曰軍容幽囚君父更欲多殺無辜乎季

述憚其言正而止季述欲殺崔胤而憚朱全忠但解

其度支鹽鐵轉運使而已考異曰舊傳劉季述畏

朱全忠之強不敢殺崔胤

但罷知政事落使務守本官而已胤復致書於全忠

請出師返正故全忠令張存敬急攻晉絳河中按舊

紀新紀新宰相表此際皆無胤罷相事全左僕射致

忠攻晉絳河中乃在明年返正後今不取仕張濟在長水

乾寧三年上復欲相張濟以李克用

水本漢盧氏縣地後魏延昌二年分盧氏東境庫谷

巴西沙渠谷巴東為南陝縣北有陝縣故名南陝廢

帝元年改為長淵以縣東洛水長淵為名唐以犯唐

祖諱改各長水九域志在河南府西二百四十里

見張全義於洛陽勸之匡復又與諸藩鎮書勸之進

釋其八

士無棟李愚客華州上韓建書畧曰僕每讀書見父

子君臣之際有傷教害義者恨不得肆之市朝上時

朝直遙翻明公居近關重鎮蓋謂華州控扼君父幽

下並同潼關距關為近

昭宗

七

辱月餘。坐視凶逆。而忘勤王之舉。僕所未諭也。僕竊計中朝輔弼。雖有志而無權。外鎮諸侯。雖有權而無志。惟明公忠義社稷是依。往年車輅播遷。號泣奉迎。累歲供饋。再復廟朝。謂乾寧三年。建上駐蹕華州。光化元年。歸長安也。廟朝。謂宗廟。朝廷也。號義感人心。至今訶詠。此時事勢。尤異前日。戶刀翻。明公地處要衝。處昌呂翻。位兼將相。自宮闈變故。已涉旬時。旬。時也。即旬日也。若不號令。率先以圖反正。遲疑未決。一朝山東侯伯。唱義連衡。衡。讀曰橫。鼓行而西。明公求欲自安。其可得乎。言山東勤王之師。若至華州。韓建亦不得安其位矣。其後朱全忠攻岐。遂徙建許州。卒如李愚之言。此必然之勢也。不如馳檄四方。諭以逆順。軍

聲一振。則元凶破膽。旬浹之間。二豎之首。傳於天下。

旬浹。謂一日二日至十日。浹。即協翻。二豎。謂劉季述。王仲先。計無便於此者。建雖

不能用厚待之愚。堅辭而去。朱全忠在定州行營。聞

亂。丁未南還。十二月戊辰。至大梁。季述遣養子希度

詣全忠。許以唐社稷。輸之又遣供奉官李奉本。以太

上皇誥示全忠。劉季述。為之誥也。全忠猶豫未決。會僚佐議

之。或曰。朝廷大事。非藩鎮所宜預。知天平節度副使

李振。獨曰。王室有難。難。乃此。霸者之資也。今公為唐

桓文。安危所屬。李振以齊桓晉文。朱全忠屬之。欲翻。季述一宦豎耳。

乃敢囚廢天子。公不能討。何以復令諸侯。復。扶。且。勿。

李振

昭宗

英雄
蔣玄暉

通鑑卷三十三 唐紀六

三

主位定。則天下之權盡歸宦官矣。是以太阿之柄授人也。全忠大悟。即囚希度。奉本遣振如京師。訶事。

迴翻又既還。又遣親吏蔣玄暉如京師。與崔胤謀之。

又召程巖赴大梁。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李振十一月太祖遣振入奏於長安。邸吏

程巖白振曰。劉中尉命其姪希貞來計大事。既至。巖乃先啓曰。上上嚴急。內官憂恐。左中尉欲行廢黜。敢

以事告。振顧希貞曰。百歲奴事三歲主。亂國不義。廢君不祥。非敢聞也。况梁王以百萬之師。匡輔天子。幸

熟計之。希貞大泪而去。振復命劉季述果作亂。程巖率諸道邸吏牽帝下殿。以立幼主。振至陝。陝已賀矣。

護軍韓彝範言其事。振曰。懿皇初昇遐。韓中尉殺長立幼。以利其權。遂亂天下。今將軍復欲爾邪。彝範即

文約孫也。由是不敢言。編遺錄上。雖聞其事。未知據實。但懷憤激。丁未。上離定州軍前。十二月戊辰。達大

梁。欲潛謀返正。乃遣李振偵視其事。振迴益詳其宜也。尋馳將玄暉與崔胤密圖大義。薛史梁紀季述幽

昭宗。立德王裕為帝。仍遣其養子希度來言。為以唐之神器。輸於帝。時帝方在河朔。聞之。遽還于汴。大計

未決。會李振自長安使口。因言於帝。云云。帝悟。因請振復使于長安。與時宰潛謀返正。按季述廢立之前

李振若已嘗立異。今豈敢復入長安。與崔胤謀返正乎。今從編遺錄注口。貞明中。史臣李琪張袞郝殷象

馮錫嘉修撰太祖實錄。事多漏略。敬翔別纂成三十卷。補其闕。號曰大梁編遺錄。又按唐太祖紀年錄及

舊張濬傳。皆云濬勸諸藩匡復。而梁實錄及李振傳皆云濬勸全忠附。中官與紀年錄及舊傳相違。恐梁

實錄誤。振傳據實錄也。唐補紀口。自監國居位。將及五旬。歲表不來。朝野驚虞。元早時多虹蜺。背瑤。崔胤

覩其不祥。便謀內變。潛行書檄於關外。播揚辭舌於街衢。朱全忠封崔胤檄書。併手扎等。與季述云。彼已

翻覆。早宜別圖。無何季述以此書示于崔胤。曰。比來同匡社稷。却為鬪亂。藩方不審。相公何至於此。胤唯

云。無此事。遭人反圖。刻蠟偽名。自台乃有軍容。若行怪怒。則乞俯存家族。李述乃與言。誓相保始。終胤其

夜便致書謝全忠云。昨以丹誠。諮撓尊聽。却蒙封示。左軍劉公其人。已知意旨。今日與胤設盟。不相損害。

通鑑卷三十三

唐紀六

昭宗

七

然遠託令公為主方應保全兼送女僕二人細馬兩匹全忠覽書大誦口劉季述我與伊同王事十二三年兄弟之故特令報渠不能自謀却示崔相道我兩頭三面直是難容我若不殺此公不姓朱也乃擲於地囚其使者走一健步直申崔公從茲與大梁同謀大事按崔胤歸來內倚昭宗外挾全忠與宦官為敵今昭宗既廢胤所以得未死者以與全忠親密故也全忠安肯以其書示季述季述恨胤深入骨髓若得此書立當殺胤豈肯復以示胤而與之盟誓也此殊不近人情皆由程匡柔黨宦官疾胤之亂耳

清海節度使薛王知柔夢是歲加楊行密兼侍中

睦州刺史陳晟卒弟詢自稱刺史太子即位累

旬藩鎮戩表多不至王仲先性苛察素知左右軍多

積弊及為中尉鈎校軍中錢穀得隱沒為姦者痛捶

之推止急徵所負將士頗不安有鹽州雄毅軍使孫

孫德昭

石叢

胤此謀亦是畏也

德昭為左神策指揮使自劉季述廢立常憤惋不平

惋烏崔胤聞之遣判官石叢與之遊判官度支鹽鐵

翻德昭每酒酣必泣叢知其誠乃密以胤意說之曰

自上皇幽閉中外大臣至于行間士卒孰不切齒說

芮翻行今反者獨季述仲先耳公誠能誅此二人迎

上皇復位則富貴窮一時忠義流千古苟狐疑不決

則功落它人之手矣德昭謝曰德昭小校校戶國家

大事安敢專之苟相公有命不敢愛茲叢以白胤胤

割衣帶手書以授之德昭復結右軍清遠都將董彥

弼周承誨清遠都亦神策五十謀以除夜伏兵安福

董彥弼周承誨不終

通鑑卷三百三十一 唐紀三十一 昭宗

通鑑卷三百三十一 唐紀三十一
門外以俟之。

天復元年是年四月方改元春正月乙酉朔王仲先入朝至

安福門孫德昭擒斬之。馳詣少陽院叩門呼曰呼火故翻

逆賊已誅請陛下出勞將士勞力到翻何后不信曰果爾

以其首來德昭獻其首上乃與后毀扉而出扉門也崔

胤迎上御長樂門樓新書儀衛志太極宮端門曰承天門承天門分為東西廊下門

自東廊下入長樂門自西廊下入永安門帥百官稱

賀帥讀日率周承誨擒劉季述王彥範繼至方詰責已為

亂梃所斃詰去吉翻梃徒鼎翻薛齊偓赴井歿出而斬之滅四

人之族并誅其黨二十餘人宦官奉太子匿于左軍

獻傳國寶上曰裕幼弱為凶豎所立非其罪也命還

東宮黜為德王復名裕裕之為宦官所立也丙戌以

孫德昭同平章事充靜海節度使靜海軍安南孫賜德昭遙領也

姓名李繼昭丁亥崔胤進位司徒胤固辭上寵待胤

益厚已丑朱全忠聞劉季述等誅折程巖足折而設翻薛史

梁紀曰昭宗之廢也沐之邸吏程巖牽昭宗衣下殿帝召巖至沐折其足至長安殺之械送京

師并劉希度李奉本等皆斬於都市由是益重李振

李振請誅劉季述等見上庚寅以周承誨為嶺南西道節度使賜

姓名李繼誨董彥弼為寧遠節度賜姓李並同平章

事與李繼昭俱留宿衛十日乃出還家即旬休之制也賞賜

通鑑卷三百三十一 唐紀三十一 昭宗

傾府庫時人謂之三使相未幾周承誨董彥弼復明此宦官獨孫德昭不肯爾

癸巳進朱全忠爵東平王忠守中書令進封帝為梁王酬返正

居正五代史梁紀正月癸巳進封帝為梁王酬返正之功也實錄癸巳沛郡王朱全忠加定謀宣力功臣

進封東平王新紀二月辛未封全忠為梁王按編遺錄此年二月辛未表讓梁王三年二月制云免苑名

邦雖陽與壤光膺簡冊大啓封疆可守太尉中書令進封梁王或者今年已曾封梁王全忠讓不受改封

東平王至三年乃進封梁王而三年制丙午敕近

辭前官爵已稱梁王蓋誤也今從實錄年宰臣延英奏事樞密使侍側爭論紛然既出又稱

上旨未允復有改易復扶又翻橈奴橈權亂政敘翻或奴巧翻自今

並依大中舊制俟宰臣奏事畢方得升殿承受公事

大中故事凡宰相對延英兩中尉先降樞密使候旨殿西宰相奏事已畢樞密使案前受事賜兩

敕時

軍副使李師度徐彥孫自盡皆劉季述之黨也鳳

翔彰義節度使李茂貞來朝加茂貞守尚書令唐自太宗

以尚書令即作不復授人郭子儀有大功雖授之而不敢受王行瑜怙強力雖求之而終不獲蓋君臣上下猶知守先朝之法也今以授

李茂貞唐法蕩然於此極矣兼侍中進爵岐王劉

季述王仲先既歿崔胤陸扆上言上時禍亂之興皆

由中官典兵乞令胤主左軍扆主右軍則諸侯不敢

侵陵王室尊矣上猶豫兩日未決李茂貞聞之怒曰

崔胤奪軍權未得已欲翦滅諸侯上召李繼昭李繼

誨李彥弼謀之皆曰臣等累世在軍中未聞書生為

軍主若屬南司必多所變更更工不若歸之北司為

宋臣

便上乃謂胤辰曰將士意不欲屬文臣卿曹勿堅求於是

以樞密使韓全誨鳳翔監軍使張彥弘為左右

中尉全誨亦前鳳翔監軍也為韓全誨劫上幸鳳翔張本又徵前

樞密使致仕嚴遵美為兩軍中尉觀軍容處置使遵

美曰一軍猶不可為况兩軍乎按新書宦者傳嚴遵美嘗歷左神策觀軍

容使故云然固辭不起以表易簡周敬容為樞密使

李茂貞辭還鎮崔胤以宦官典兵終為肘腋之患欲

以外兵制之諷茂貞留兵三千于京師充宿衛以茂

貞假子繼筠將之左諫議大夫萬年韓偓以為不可胤

胤曰兵自不肯去非留之也偓曰始者何為召之邪

胤無以應新書韓偓傳胤召李茂貞人朝使留族子繼筠宿衛故斥言之而胤無以應偓於角

偓曰留此兵則家國兩危不留則家國兩安胤不

從李繼筠卒與宦官劫帝幸鳳翔考異曰唐補紀曰其月入日李茂貞朝觀留二千人在右街侍衛

而回崔胤申朱全忠請三千人在南坊宅側安下胤

翔劫駕西去朱全忠又問以車子載器仗稱是綉絹

進奉推車子人皆是宦官健入崔胤宅中心驚惶不

同前後崔胤累差人喚召朱全忠不到新傳韓全誨

等知崔胤必除已乃已出諷茂貞留選士四千宿衛

以李繼徽掠之胤亦諷朱全忠納兵二千居南司以

婁敬思領之蓋取唐補紀其按韓偓金鑿密記偓對

昭宗云當留兵之時臣五六度與崔胤力爭胤曰其

實不留兵是兵不肯去也曰其初何用召來又胤云

且喜岐兵只留三千人據此則是胤召茂貞入朝仍

又增一就 韓偓

不則先遁去。今皆無此事。蓋程匡柔得於傳聞。又黨於宦官。深疾崔胤。未足信也。然胤所以欲留茂貞兵為已援者。蓋以茂貞自以誅劉季述為已功。必能與已同心。讎疾宦官。以利誘之。遂復與宦官為一耳。今從金

亥召諸將謂曰。王珂駑林特。太原自驕汰。駑音奴。王珂特李克

用翁誓之親。而不事朱全忠。故云然。吾今斷長蛇之腰。諸君為我以一

繩縛之。言河東河中兩鎮連衡。以通長安。今若取河

庚子遣張存敬將兵三萬。自汜水度河出含山路。以

襲之。含山在絳州東。張濟之敗也。出含口至河陽。度河西歸。即此路。全忠以中軍繼

其後。戊申存敬至絳州。晉絳不意其至。皆無守備。庚

戌絳州刺史陶建釗降之。釗音昭。降戶江翻。壬子晉州刺史

張漢瑜降之。全忠遣其將侯言守晉州。何綱守絳州。

細音屯兵二萬。以扼河東援兵之路。朝廷恐全忠西

入關。急賜詔和解之。全忠不從。珂遣間使告急于李

克用。道路相繼。間古克用以汴兵先據晉絳。兵不得

進。九域志。太原西南二百六十里。至汾州。汾州南三

州西南六十五里。至河中府。援兵擇便利。投間隙而

行。固不盡由驛道。但汴兵已屯晉絳。以塞其衝。并兵

縱由捷徑得進。汴兵遮前險。守後要。珂妻遺李克用

書曰。遺唯季翻。下同。兒旦暮為俘虜。大人何忍不救。克用

報曰。今賊兵塞晉絳。塞悉眾寡不敵。進則與汝兩亡。

不若與王郎舉族歸朝。自晉以來。婦翁皆呼珂又遺

全忠先着

通鑑卷之三十三 唐紀三十一 昭宗

李茂貞書言天子新返正。詔藩鎮無得相攻。同樊王
 室。今朱公不顧詔命。首興兵相加。其心可見。河中若
 亡。則同華邠岐俱不自保。同華韓建邠李茂貞養天
 子神器。拱手授人。其執必然矣。公宜亟帥關中諸鎮
 兵。固守潼關。赴救河中。帥讀日率僕自知不武。願於公西
 偏授一小鎮。此地請公有之。關中安危。國祚修短。繫
 公此舉。願審思之。茂貞素無遠圖。不報。此時李茂貞
以連河東。異時鳳翔必無受圍之困。二月甲寅朔。河東將李嗣昭攻
 澤州。拔之。乙卯。張存敬引兵發晉州。已未。至河中。遂
 圍之。王珂執窮將奔京師。而人心離貳。會浮梁壞。流

漸塞河舟行甚難

浮梁謂蒲津之浮梁也。河中府治河東縣。架浮梁以通河西縣。自此

劉訓

路。西入長安。珂挈其族數百。欲夜登舟。親諭守城者
 皆不應。牙將劉訓曰。今人情擾擾。若夜出涉河。必爭
 舟紛亂。一夫作難。事不可知。不若且送款。存敬徐圖
 向背。珂從之。壬戌。珂植白幡於城隅。難乃旦翻。背蒲
又如遣使以牌印請降。於存敬。存敬請開城。珂曰。吾
 於朱公有家。世事分。珂父重榮。朱全忠以舅事之。分扶問翻請公退舍
 俟。朱公至。吾自以城授之。存敬從之。且使走白全忠
 乙丑。全忠至洛陽。聞之喜。凡用兵者。擁疆大之眾。以
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此以聲形臨敵者也。而
弱小者能堅力一心而守之。以大衆困於堅城之下。

全忠行事
近厚而心
術頗偽

全忠奉河
中

今也

昭重而詞
傲英雄未
除

通鑑卷之三十三

唐紀六

三

者亦多矣。故善用兵者，不以大眾為可恃，而以攻城為最下。王珂之迎降。朱全忠之所以喜也。馳往

赴之。戊辰至虞鄉。九域志：虞鄉在河中府東六十里。先哭於重榮之

墓，盡哀。河中人皆悅。珂欲面縛牽羊出迎，全忠遽使

止之，曰：「太師舅之恩，何可忘？」全忠由重榮歸國，故云然。若郎君如

此，使僕異日何以見舅於九泉？乃以常禮出迎，握手

歡。歛。歛音虛，歛音希，又許既翻。聯轡入城。全忠表張存敬為護國

軍留後。王珂舉族遷于大梁。僖宗廣明元年，王重榮據河中，傳兄重盈，以及

子珂，凡二十二年而亡。朱全忠自此有河中晉絳。其後全忠遣珂入朝，遣人

殺之于華州。全忠聞張夫人疾，亟遽自河中東歸。張夫

人，全忠之妻也。李克用遣使以重幣請修好於全忠。好呼全

忠雖遣使報而忿其書辭蹇傲，決欲攻之。唐末見聞

錄乾寧四年六月，差軍將發往汴州，為使其書云云。汴州回書云云。據全忠書，有前年洹水曾獲賢郎，去

歲青山，又擒列將，又云鎮定歸款，蒲晉求和，則非乾寧四年明矣。唐年補錄天復元年五月壬午，制以朱

全忠兼領河中，仍詔與太原通和。初，朝廷以全忠吞併河朔，又救下蒲津，必恐兵起相侵，乃下詔太原夷

門，使務和好。時太原意亦以全忠漸強，先以書聘全忠，書辭與見聞錄同。全忠答太原書，又進表云：「臣與

太原曾於頃歲首締歡盟，及其偶撥，猜嫌止為各爭言氣，又云：「但以來書意旨未息，披擗又云：「臣詳茲來

意，益切憤懷，不敢遂與通和，必恐有孤朝寄。」已遣諸軍進討，訖續寶運錄載全忠表云：「臣當道先自河府

抽軍，便赴太原進討，已累具狀。分祈聞奏訖，臣今月二十二日，部領牙隊到東都，李克用差到專使張特

與臣書一封，并馳馬弓箭銀器，臣等與臣通和其張持臣，且與回書，放歸訖。當月河府抽回兵士，即勒

權於河陽屯駐，見排比救復潞州，使遷逾赴太原進討。次其李克用與臣書一封，謹隨狀封進。天復四年

通鑑卷之三十三

唐紀六

三

二月奏其年三月二日表到駕前奉襄宗三月八日
 敕云云天復四年尤誤也編遺錄天復元年二月
 李克用遣軍將張特執檄厚幣而來釋憾亦差軍將
 持函以為報又曰辛巳上欲比回軍便征北虜近者
 李克用以比言重幣請通和好遂具事奏聞語與補
 錄同唐太祖紀年錄天復元年六月太祖以梁寇方
 疆難以兵伏陽降心以緩其謀乃遣押牙張特持幣
 馬書檄以諭之請復舊好書詞大陳北邊五部士馬
 之盛皆吾外援朱溫視之不憚令敬翔修報詞旨踈
 拙人士嗤之薛居正五代史梁紀天復元年二月李
 友用遣牙將張特來聘帝亦遣使報命李襲吉傳天
 復中武皇議欲修好於梁命襲吉以貽梁祖書辭與
 見聞錄同其年月日各參差不同據全忠荅太原書
 云今月二十二日使至又上表云先自河府抽軍赴
 太原又云二十三日到東都則克用書達全忠
 必在天復元年二月下旬今從編遺錄梁紀以
 翰林學士戶部侍郎王溥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
 吏部侍郎裴樞為戶部侍郎同平章事溥正雅之從

孫也

王正雅見二百四十四卷文宗大和五年從才用翻

常在崔胤幕府故胤

引之

贈謚故睦王倚曰恭哀太子

倚為宦官所殺見上年

加幽州節度使劉仁恭魏博節度使羅紹威並兼侍

中三月癸未朔朱全忠至大梁

自河中歸至大梁

癸卯遣

氏叔琮等將兵五萬攻李克用入自太行魏博都將

張文恭入自磁州新口

武宗之討劉稹也自遼州開新路達于磁州武安縣故謂

之新

葛從周以兗鄆兵會成德兵入自土門洛州刺

史張歸厚入自馬嶺義武節度使王處直入自飛狐

沈括北岳常山之岑謂之大茂山自石晉割燕雲與契丹以大茂山分春為界飛狐路在大茂山西自銀冶寨北出倒馬關度北界却自石門子令水鋪入銜形梅回兩寨之間至代州今大茂利中多唐人古碑

殿前一亭有李克用題名云太原河東節度使李克用親領步騎五十萬問罪幽陵回師自飛狐路即歸

門鳳權知晉州侯言以慈隰晉絳兵入自陰地叔琮入

天井關進軍昂車昂車即昂車關在澤州昂車嶺辛亥沁州刺史蔡

訓以城降河東都將蓋瑋詰侯言降即令權知沁州

蓋古蓋切姓也壬子叔琮拔澤州李存璋棄城走叔琮進攻

潞州昭義節度使孟遷降之河東屯將李審建王周

將步軍一萬騎二千詰叔琮降叔琮進趣晉陽趣七喻翻

夏四月乙卯叔琮出石會關營于洞渦驛洞渦驛臨洞渦水

張歸厚引兵至遼州丁巳遼州刺史張鄂降別將白

奉國會成德兵自井陘入陘音刑巳未拔承天軍與叔

琮烽火相應甲戌上謁太廟丁丑赦天下改元雪

王涯等十七家王涯等誅夷見二百四十五卷文宗太和九年崔胤將誅宦官故先雪王

涯初楊復恭為中尉借度支賣麴一年之利以贍

兩軍自是不復肯歸度徒洛翻復扶又翻下同至是崔胤草赦草

文及諸條件欲抑宦官聽酤者自造麴但月輸權酤錢兩

軍先所造麴趣令減價賣之過七月無得復賣權訖岳翻

酤音故復扶又翻會要會昌六年九月勅楊州等入道州府置權酤并置官店酤酒代百姓納權酒錢并

充資助軍用如有人私酤酒及置私麴者罪止一身不得沒入家產蓋權酤賣麴本皆屬度支東

川節度使王宗滌以疾求代王建表馬步使王宗裕

為留後氏叔琮等引兵抵晉陽城下數挑戰數所角翻

胤作事都無步驟

通鑑卷之三十三 唐紀三十一 三

全忠軍容甚盛而克用守儉亦嚴

挑徒城中大恐李克用登城備禦不遑飲食時大雨

積旬城多頽壞隨加完補河東將李嗣昭李嗣源擊

暗門夜出攻汴壘屢有殺獲李存進敗汴軍於洞渦

敗補時汴軍既眾芻糧不給夕雨士卒瘡利瘡逆約

選作爲瘡全忠乃召兵還五月叔琮等自石會關歸

考異曰編遺錄四月壬戌李克用遣張特齋書請

尋懼盟乃指揮諸軍所在且駐留見差發專人之太

原許通懼好兼并州地寒節候其晚戎馬既多野草

不足於芻牧尋令氏叔琮延戈後唐太祖紀五月氏

叔琮及四面賊軍皆退薛史梁細班師在四月後唐

以五月離晉陽故諸道軍亦退河東將周德威李嗣

昭以精騎五千躡之殺獲甚眾先是汾州刺史李瑋

舉州附於汴軍先悉克用遣其將李存審攻之三日

而拔執瑋斬之薦翻氏叔琮過上黨孟遷挈族隨之南徙

朱全忠遣丁會代守潞州爲丁會歸李朱全忠奏

乞除河中節度使而諷吏民請已爲帥帥讀癸卯以

全忠爲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四鎮節度使當是時自

至于海南海淮北距河諸鎮皆爲朱全忠所有使全

忠以鄰道自廣則當兼領佑國河陽陝號不應越此

三鎮而領河中全忠所以領河中者上以制朝廷下以制李克用也巴西加鎮海鎮

東節度使錢鏐守侍中崔胤之罷兩軍賣麴也并

近鎮亦禁之李茂貞惜其利表乞入朝論奏李茂貞

近鎮也故爭賣麴之利韓全誨請許之茂貞至京師全誨深與

止爲克用若朝廷久已在其發

相結崔胤始惡陰厚朱全忠益甚與茂貞為仇敵矣

以佑國節度使張全義兼中書令 六月癸亥朱

全忠如河中 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梁紀
庚申帝發自大梁今從編遺錄 上之

返正也中書舍人令狐渙給事中韓偓皆預其謀故

擢為翰林學士數召對訪以機密渙絢之子也 數所
角翻

令狐絢
相宣宗 時上悉以軍國事委崔胤每奏事上與之從

容 從千
容翻 或至然燭宦官畏之側目皆咨胤而後行胤

志欲盡除之韓偓屢諫曰事禁太甚此輩亦不可全

無恐其黨迫切更生它變胤不從丁卯上獨召偓問

曰敕使中為惡者如林何以處之 處昌昌
翻下同 對曰東內

之變敕使誰非同惡處之當在正旦 謂誅劉季
述等時也 今已

失其時矣上曰當是時卿何不為崔胤言之 為于
偽翻 對

曰臣見陛下詔書云自劉季述等四家之外其餘一

無所問夫人主所重莫大於信既下此詔則守之宜

堅若復戮一人則人人懼死矣 復扶
又翻 然後來所去者

已為不少 去羌呂翻
少詩沼翻 此其所以怛怛不安也陛下不

若擇其尤無良者數人明示其罪寘之於法然後撫

諭其餘曰吾恐爾曹謂吾心有所貯 貯丁呂翻
藏蓄也 自今

可無疑矣乃擇其忠厚者使為之長 長知
兩翻 其徒有善

則獎之有罪則懲之咸自安矣今此曹在公私者以

俱得休

萬數。公謂有職名於官者私謂乞巧孺養豈可盡誅

邪。夫帝王之道當以重厚鎮之。公正御之。至于瑣細

機巧此機生。則彼機應矣。終不能成大功。所謂理絲

而芬之者也。治絲而芬左傳魯仲之言杜預注云絲見芬况今朝

廷之權散在四方。苟能先收此權。則事無不可為者

矣。上深以為然。曰。此事終以屬卿。嗚呼世固有能知

于行者韓偉其人李克用遣其將李嗣昭周德威將

兵出陰地關攻隰州刺史唐禮降之。進攻慈州刺史

張瓌降之。閏月以河陽節度使丁會為昭義節度

使。考異曰薛岳正五代史會傳自河陽以疾致政于洛陽梁祖季年猜忌故將功大者多遭族滅會

陰有避禍之志稱疾者累年天復元年梁祖并有河中晉絳乃起會為昭義節度使按光化二年六月會

自河陽為昭義節度使九月李克用取潞州表孟遷為節度使時罕之已卒必是會却領河陽至此纔二

年則非致政稱疾累年也又是時全忠未嘗誅戮大將疑會降河東後作傳者誤以天祐中事在前言之

耳。孟遷為河陽節度使從朱全忠之請也。道士杜

從法以妖妄誘昌普合三州民作亂。妖一遙翻誘音

割瀘普渝資等州界置普州世漢牛鞞資中墊江德陽四縣之境梁置普慈郡後周置普州合州漢墊江地

宋置東宕渠郡西魏置合州九域志普州東至昌州一百七十五里昌州東至合州一百八十里王

建遣行營兵馬使王宗黯將兵三萬會東川武信兵

討之。宗黯即吉諫也。崔胤請上盡誅宦官。但以宮

人掌內諸司事。時宦官分領內諸司使宦官屬耳。頗聞之。屬之欲翻

通鑑卷之三十三唐紀三十一昭宗

韓全誨等涕泣求哀于上上乃令胤有事封疏以聞

勿口奏宦官求美女知書者數人內之宮中陰令詞

察其事詞右永翻又翻正翻盡得胤密謀上不之覺也全誨等

大懼每宴聚流涕相訣別日夜謀所以去胤之術胤

時領三司使去羌呂翻三司全誨等教禁軍對上誼

譟訴胤減損冬衣上不得已解胤鹽鑊使時朱全忠

李茂貞各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全忠欲上幸東都

茂貞欲上幸鳳翔胤知謀泄事急遣朱全忠書遺唯

稱被密詔被皮令全忠以兵迎車駕且言昨者返正

皆令公良圖胤言返正之謀皆出於全忠按舊書帝

唐小人常用此術蓋軍士上之所畏故因而嚇之

故稱而鳳翔先入朝抄取其功李茂貞人朝見上今

不速來必成罪人豈惟功為它人所有且見征討矣

全忠得書秋七月甲寅遠歸大梁發兵考異曰唐

會汴入寇同華宦者知崔胤之謀時胤專掌三司泉

貨韓全誨教禁兵伺胤出聚而呼譟訴以冬衣減損

軍人又上前披訴天子徇衆情罷崔胤知政事崔胤

怒急召朱溫請以兵師入輔唐補紀時朱全忠在河

中胤潛作急令全忠入朝又修書云云全忠得此書

詔便發河中還計按是時全忠未寇同華胤亦未罷

紀年錄誤今西川龍臺鎮使王宗侃等討杜從法

平之九域志普州安八月甲申上問韓偓曰聞陸

扈不樂吾返正樂音洛正旦易服乘小馬出啓夏門

有諸啓夏門京城南而東對曰返正之謀獨臣與崔

胤輩數人知之。胤不知也。一旦忽聞宮中有變。人情能不驚駭。易服逃避。何妨有之。陛下責其為宰相無死難之志。則可也。難乃且翻至於不樂返正。恐出讒人之

口。願陛下察之。上乃止。韓全誨等懼誅。謀以兵制上。

乃與李繼昭、李繼誨、李彥弼、李繼筠深相結。繼昭獨

不肯從。它日上問韓偓。外間何所聞。對曰：惟聞敕使

憂思與功臣及繼筠交結。功臣謂李繼昭、李繼誨、李彥弼也。將致不

安。亦未知其果然不耳。然不讀日否上曰：是不虛矣。比日

繼誨、彥弼輩語漸倔强。此毗至翻。強其兩翻。令人難耐。令

狐渙欲令朕召崔胤及全誨等於內殿置酒和解之。

何如。對曰：如此則彼凶悖益甚。悖蒲味翻。又蒲沒翻。上曰：為之

奈何。對曰：獨有顯罪數人。速加竄逐。餘者許其自新。

庶幾可息。幾居依翻若一無所問。彼必知陛下心有所貯。

益不自安。事終未了耳。貯下呂翻上曰：善。既而宦官自恃

黨援已成。稍不遵敕旨。上或出之使監軍。或黜守諸

陵。黜守諸陵者刺色配役諸陵也。皆不行。上無如之何。或告楊行

密云：錢鏐為盜所殺。行密遣步軍都指揮使李神福

等將兵取杭州。兩浙將顧全武等列入寨以拒之。

九月癸丑。上急召韓偓。謂曰：聞全忠欲來除君側之

惡。大是盡忠。然須令與茂貞共其功。若兩帥交爭。則

事危矣帥所類翻卿為我語崔胤速飛書兩鎮為于偽翻語牛倂翻

兩鎮謂汴岐使相與合謀則善矣壬戌上又謂倕曰繼誨

彥弼輩驕橫益甚橫戶累日前與繼筠同入輒于殿

東令小兒歌以侑酒侑佑也令人驚駭對曰臣必知其

然茲事失之於初當正旦立功之時謂誅劉工迎上反正時但

應以官爵田宅金帛酌之不應聽其出入禁中此輩

素無知識數求入對或僭易薦人教所角翻易以或翻稍有不

從則生怨望况惟知嗜利為敕使以厚利崔之言韓全誨

等以利啗繼誨彥弼惟其所指使而為之用若受傭雇然今其如此耳崔胤本畱

衛兵欲以制敕使也言留岐兵以制宦今敕使衛兵

相與為一將若之何汴兵若來必與岐兵鬪于闕下

臣竊寒心上但愀然憂沮而已秋子小翻冬十月戊戌朱

全忠大舉兵發大梁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十月

軍國大政專委崔胤崔胤每事裁抑宦官宦官側目崔胤

一日於便殿奏欲盡去之全誨等屬垣聞之中官視

崔胤裂以重賂日言誘藩臣以為城社時因燕聚則

相向流涕時崔胤專掌三司貨泉全誨等教禁兵於昭

宗前訴之昭宗不得已罷崔胤知政事崔胤急召太祖請

以兵入輔故有是行按帝幸鳳翔前崔胤未罷相此

與太祖紀年錄畧同亦誤李神福與顧全武相拒久之神福獲

杭俘使出入臥內神福謂諸將曰杭兵尚彊我師且

當夜還杭俘走告全武神福命勿追逸杭俘使之告全武以誘之

暮遣羸兵先行神福為殿羸倫為翻殿丁練翻使行營都尉呂

通鑑卷一百一十八 唐紀六十八 昭宗

師造伏兵青山下。沈括曰臨安縣有青山鎮路全武

素輕神福出兵追之神福師造夾擊大破之。斬首五

千級生擒全武錢鏐聞之驚泣曰喪我良將喪息神

福進攻臨安。臨安縣錢鏐所起之地衣錦軍在焉九

兩浙將秦昶帥眾三千降之。帥韻韓全誨聞朱全

忠將至丁酉令李繼筠李彥弼等勒兵劫上請幸鳳

翔宮禁諸門皆增兵防守。考異曰按金鑑記二十

日請相看侵早到門崔出御札相示然則添人把門

及降御札皆十九日事實錄已亥差人把門已亥乃

實錄誤也人及文書出入搜閱甚嚴上遣人密賜崔

胤御札言皆悽愴。愴楚末云我為宗社大計執須西

行卿等但東行也。西行謂將幸鳳翔使胤惆悵惆悵

惆悵丑亮翻戊戌上遣趙國夫人出語韓偓。命宮人出

語之也新舊書帝紀曰趙朝來彥弼輩無禮極甚欲

召卿對其執未可且言上與皇后但涕泣相向自是

學士不復得對矣癸卯韓全誨等令上入閣召百官

百官自問門入見追寢正月丙午敕書。丙午敕書依

於內殿謂之入閣上悉如咸通以來近例是日開延英全誨等即侍側

同議政事丁未神策都指揮使李繼筠遣部兵掠內

庫寶貨帷帳法物韓全誨遣人密送諸王宮人先之

鳳翔也。之往戊申朱全忠至河中表請車駕幸東都京

城大駭士民亡竄山谷是日百官皆不入朝闕前寂

無人十一月巳酉朔李繼筠等勒兵闕下禁人出入

諸軍大掠士民衣紙及布襦者滿街極目衣於既翻

韓建以幕僚司馬鄴知匡國留後朱全忠引四鎮兵

七萬趣同州四鎮兵宣武宣義天平鄴迎降 韓全

誨等以李繼昭不與之同邊絕不令見上時崔胤居

第在開化坊按五代史孫德昭傳開化坊在長安東街繼昭帥所部六十

餘人六十當作六及關東諸道兵在京師者共守衛

之史言崔胤所以不百官及士民避亂者皆往依之

依李繼昭之兵以避庚戌上遣供奉官張紹孫召百

繼昭不從
逆而定亂

官崔胤等皆表辭不至壬子韓全誨等陳兵殿前言

於上曰全忠以大兵逼京師欲劫天子幸洛陽求傳

禪臣等請奉陛下幸鳳翔收兵拒之上不許杖劍登

乞巧樓全誨等逼上下樓上行纔及壽春殿李彥弼

已於御院縱火御院天子及后是日冬至上獨坐思

政殿翹一足一足蹋闕于蹋與踏同闕庭無羣臣旁

無侍者頃之不得已與皇后妃嬪諸王百餘人皆上

馬慟哭聲不絕出門回顧禁中火已赫然是夕宿鄆

縣九域志鄆縣在長安南六十里考異曰續寶運

幸鳳翔宰臣裴詵翰林學士令狐渙等扈從其皇后

王氏及千官太子玉印龍服並是汴州迎在華州相

通鑑卷之三十三 唐紀十七 昭宗

次修東都宮室旋迎赴東都其年十一月月初鳳翔士
馬入京劫掠街西諸坊寶貨士女至甚及七日汴州
士馬入京赴救長安上庶並走朱全忠遣司馬鄴入
攢在開化坊其說妄謬今不取

華州謂韓建曰公不早知過自歸又煩此軍少留城

下矣司馬鄴本韓建幕僚以同州降因使之諭建少詩詔翻是日全忠自故市

引兵南渡渭韓建遣節度副使李巨川請降獻銀三

萬兩助軍全忠乃西南趣赤水趣七喻翻癸丑李茂貞迎

車駕於田家磴磴五對翻上下馬慰接之史言昭宗屈體以按李茂貞

甲寅車駕至盤屋乙卯雷一口朱全忠至零口西朱白

日昭應縣界有零口天授二年於此置鴻州於郭下

置鴻門縣蓋古鴻門之地也昭應漢新豐縣地宋又
改昭應為臨潼九城聞車駕西幸與僚佐議復引兵
志臨潼縣有零口鎮

還赤水左僕射致仕張濬說全忠曰張濬時居長水說式苜翻韓

建茂貞之黨不先取之必為後患全忠聞建有表勸

天子幸鳳翔乃引兵逼其城建單騎迎謁全忠責之

對曰建目不知書凡表章書檄皆李巨川所為全忠

以巨川常為建畫策斬之軍門李巨川之誅晚矣常為于偽翻謂建

曰公許人可即往衣錦漢人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建許州長社人也

既翻丁巳以建為忠武節度使理陳州唐置忠武軍於許州黃巢

之自長安東出也趙犇陳人也守陳州有功朝廷以

忠武節授之奏從忠武軍治陳州按是時天子已西

幸韓建自華徙陳皆朱全忠為之未經以兵接送之

表授即以為忠武節度使何所稟命乎以兵接送之慮韓建中路逆而歸岐又慮其在華久其將士有劫奪之者考異曰編遺錄上引兵逼華州韓建經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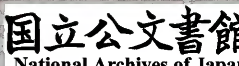
出牆歸投上於西溪亭子與建飲膳畢却歸赤水營旬日乃請建充忠武節度使梁太祖實錄乙卯大軍及華州建來降甲辰署建權知華州事仍以宣武牙推龔麟佐之唐太祖紀年錄丙辰汴軍攻華州九日建以城降唐補紀同州刺史王行約閉城登壘全忠所開城門屠之不留唯類華州韓建聞此出城三十里迎之只於迎處云令公本貫許州使仰衣錦乃差人押出關東舊傳建令李巨川至河中送款敬翔疾其文筆勸全忠害之薛居正五代史梁祖紀丙辰帝表建權知忠武軍事徙令赴任實錄乙卯全忠取華州丙辰次武功徙建為忠武節度使按此月無甲辰蓋丙辰字誤也全忠乙卯取華州丙辰豈能遽至武功唐補紀又云昭宗不知崔胤偽行詔命聞朱全忠平陷兩州十一月三日亥時奔波西去按行約乃克用取同州時節度使也程匡柔妄謬多此類今取華州日從梁太祖實錄李巨川死從昭宗實錄以

前商州刺史李存權知華州徙忠武節度使趙珣為匡國節度使趙珣徙節同州亦非天子出命車駕之在華州也乾寧三年

四年車駕在華州賈言占天子行在所從兵及百利輻湊者蓋以車輻皆內湊于轂為論夫三十輻共一轂轂者眾輻聚湊之所四方之商賈內鬻而聚湊焉故曰商賈輻湊可供億浩繁故商賈輻湊以年

輻湊韓建重征之二年得錢九百萬緡至是全忠盡取之史言自古聚財是時京師無天子行在無宰相崔胤使太子太師盧渥等二百餘人列狀請朱全忠西迎車駕又使王溥至赤水見全忠計事考異曰編遺錄于時長安無人主朝廷無敕畫帝在岐下無輔臣自漢魏以來喪亂未若今日胤請王溥自西京至赤水請上進軍迎駕戊午離赤水薛居正五代史梁紀已未發赤水按唐太祖紀年錄朱溫至長樂崔胤師百宮班迎編遺錄胤請王溥自西京至赤水軍前商議實錄胤東寓華州又云胤召溥至赤水皆誤也舊紀亦云胤令溥至赤水促全忠迎全忠復書曰進則

駕今從之發赤水日從編遺錄



懼脇君之謫退則懷負國之慚然不敢不勉戊午全

忠發赤水 辛酉以兵部侍郎盧光啓權句當中書

事時無宰相權使之句當車駕留岐山三日壬戌至

鳳翔 朱全忠至長安宰相帥百官班迎於長樂坡

明日行復班辭於臨臯驛班迎班辭非藩臣所得當

一身脫死計非為唐社稷計也官官既誅胤亦死於全忠之手宜矣帥讀曰率樂音洛復扶又翻

忠賞李繼昭之功以其能保衛崔胤及百官也初令權知匡國留

後復留為兩街制置使賜與甚厚繼昭盡獻其兵八

千人孫德昭畏朱溫之雄猜也全忠使判官李擇裴鑄入奏事稱

奉密詔及得崔胤書令臣將兵入朝韓全誨等矯詔

荅以朕避災至此非宦官所劫密詔皆崔胤詐為之

卿宜歛兵歸保土宇茂貞遣其將符道昭屯武功以

拒全忠九域志武功縣在長安西北一百五十里癸亥全忠將康懷貞擊

破之 丁卯以盧光啓為右諫議大夫參知機務參知

機務唐久不除授盧光啓自權句當中書為之戊辰朱全忠至鳳翔軍於

城東考異曰實錄乙丑全忠駐軍岐城之東丙寅全忠軍至城下按全忠癸亥離長安乙丑丙寅

至岐太速今從編遺錄新紀李茂貞登城謂曰天子避災非臣下

無禮讒人誤公至此全忠報曰韓全誨劫遷天子今

來問罪迎扈還宮岐王苟不預謀何煩陳論上屢詔

全忠還鎮全忠乃拜表奉辭屢詔全忠歸鎮韓全誨李茂貞挾天子以令之

似順而逆

通鑑卷三百七十一 唐紀七十八 昭宗

也全忠拜表奉辭若不敢逆詔指者然其意則有在矣辛未移兵北趣邠州全忠

之意在此茂貞養子繼徽鎮邠邠岐輔車之援也若

先得邠則岐孤九域志鳳翔東北至邠州二百二十

二里趣七喻翻下同考異曰金鑿記曰十七日早

聞岐師昨夜二更却迴云軍大劔汴令有表迎駕并

述行止汴軍在岐東下寨十八日十九日白麻盧光

啓可御史大夫參知機務二十日翰林學士姚洎兼

知外制誥二十四日汴令有表奉辭東去二十五日

汴軍離發延英門舊紀癸酉全忠辭去今從編遺錄

甲戌制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胤責授工

部尚書考異曰實錄載制辭曰四居極位一無可

稱又曰無功及人為國生事按舊傳前為罷

知政事落使務後云同平章事鹽鐵轉運使實錄前

云罷胤鹽鐵使至此制官位中復帶鹽鐵使皆誤

戶部侍郎同平章事裴樞罷守本官皆宦官之意也

從乙亥朱全忠攻邠州丁丑靜難節度使李繼徽請

降復姓名楊崇本全忠質其妻於河中令崇本仍鎮

邠州難乃且翻質音致為朱全全忠之西入關也韓

全誨李茂貞以詔命徵兵河東茂貞仍以書求援於

李克用克用遣李嗣昭將五千騎自沁州趣晉州與

汴兵戰于平陽北破之漢平陽縣隋改為臨汾晉州

府乙亥全忠發邠州戊寅次三原自邠州東南至三

十二月癸未崔胤至三原見全忠趣之迎駕趣讀已

丑全忠遣朱友寧攻盩厔不下戊戌全忠自往督戰

盩厔降屠之九域志盩厔縣在鳳翔府東南全忠令崔

制辭確

通鑑卷之三十三

唐紀七十八 昭宗

三

充大明宮留守 清海節度使徐彥若夢遺表薦行

軍司馬劉隱權留後劉隱始得廣州李神福知錢鏐定不

死或言錢鏐為盜所殺見上文八月而臨安城堅久攻不拔欲歸恐

為鏐所邀自臨安退還宣州有千秋嶺之險乃遣人守衛鏐祖考丘

壘禁樵采錢鏐臨安人其祖父丘壘在焉又使顧全武通家信鏐遣

使謝之神福於要路多張旗幟為虛寨鏐以為淮南

兵大至遂請和神福受其犒賂而還還音旋又如字朱全

忠之入關也是年十一月朱全忠入關戎昭節度使馮行襲遣副

使魯崇矩聽命於全忠按光化元年以馮行襲為昭信軍節度使天祐二年始改

屯金州以脅全忠行襲盡殺中使馮行襲以昭信節度使治金州故得盡殺中使又遣使徵兵於王建朱全忠

亦遣使乞師于建建外修好於全忠罪狀李茂貞呼好

到而陰勸茂貞堅守許之救援以武信節度使王宗

佶前東川節度使王宗滌等為扈駕指揮使將兵五

萬聲言迎車駕其實襲茂貞山南諸州為王建取山南西道張本

江西節度使鍾傳將兵圍撫州刺史危全諷天火

燒其城士民謹驚璫與諠同諸將請急攻之傳曰乘人之

危非仁也乃祝曰全諷之罪無為害民火尋止全諷

聞之謝罪聽命以女妻傳子匡時妻七傳少時嘗獵

鍾傳

危全諷

通鑑卷三百六十一 唐紀八十八 昭宗

少詩照翻醉遇虎與鬪虎搏其肩而傳亦持虎腰不置旁

人共殺虎乃得免既貴悔之常戒諸子曰士處世貴

智謀勿效吾暴虎也。詩曰袒裼暴虎注云暴虎空手以搏之也處昌呂翻武

貞節度使雷滿夢子彥威自稱留後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二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三

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

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九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奉

勅編集

宋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明 後學 長洲陳仁錫 評閱

唐紀七十九 起玄默闔茂盡昭陽大淵獻正月凡一年有奇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中之下

天復二年春正月癸丑朱全忠復屯三原又移軍武

功 將復逼鳳翔也宋白曰三原縣本漢池陽縣地有堅於巖薛北置三原護軍以其地南有鄜原西有

孟侯原北有白鹿原為三原後魏太平真君七年罷護軍置縣河東將李嗣昭周德

威攻慈隰以分全忠兵勢朱全忠兼有河中慈隰二州其巡屬也丁

卯以給事中韋貽範為工部侍郎同平章事 丙子

以給事中嚴龜充岐汴和協使賜朱全忠姓李與李

茂貞為兄弟全忠不從時茂貞不出戰全忠聞有河

東兵二月戊寅朔還軍河中考異日實錄在正月按編遺錄二月戊寅上

以久駐兵車於三原乃議東歸蒲阪遂取高陵櫟陽左馮入于蒲津梁太祖實錄正月戊申朔上摠御戎

馬發自三原復至武功縣駐馬貢章奉辭迴軍赴蒲阪今從唐年補錄舊紀李嗣昭等攻

慈隰下之進逼晉絳已丑全忠遣兄子友寧將兵會

晉州刺史氏叔琮擊之李嗣昭襲取絳州汴將康懷

英復取之康懷英即康懷貞後避梁均王友貞名嗣始改名懷英斯時未改也史維書之嗣

昭等屯蒲縣乙未汴軍十萬營于蒲南蒲漢古縣唐屬隰州九域

志在州東南九十五里按漢蒲友縣古蒲邑也屬河東郡河東郡又有蒲子縣春秋晉公子所居蒲城也

汴州長垣縣古名蒲邑子路所治之地也古邑之以蒲名者蓋非一處宋白曰後魏孝文帝改蒲子為長

壽縣隋開皇十八年改為隰川後魏孝武帝於蒲子東南置石城縣尋廢後周大象元年於廢縣置蒲子

縣取古蒲子為名隋大業二年改為蒲縣移今理叔琮夜帥眾斷其歸路帥

音短而攻其壘破之殺獲萬餘人已亥全忠自河

中赴之乙巳至晉州 盜發簡陵簡陵懿宗陵 西川兵

至利州昭武節度使李繼忠奔鎮奔鳳翔王建以劍

州刺史王宗偉為利州制置使光啓二年升興鳳二州為感義軍節度使

通鑑卷之三十三 唐紀九 昭宗

時僖宗在山南欲以捍東兵也文德元年感義軍增領利州至乾寧四年更感義軍曰昭武軍徙鎮利州李茂貞既兼山南欲以鎮兵捍王建而終不能捍也建自此遂有利州三月庚戌上

與李茂貞及宰相學士中尉樞密宴酒酣茂貞及韓

全誨亡去上問韋貽範朕何以巡幸至此對曰臣在

外不知固問不對上曰卿何得於朕前妄語云不知

又曰卿既以非道取宰相當於公事如法謂處事當皆如國法

若有不可必準故事謂貶竄也怒目視之怒奴微言曰

此賊兼須杖之二十顧謂韓偓曰此輩亦稱宰相貽

範屢以大盃獻上上不即持貽範舉盃直及上頤史

昭宗以酬戊午氏叔琮朱友寧進攻李嗣昭周德

威營時汴軍橫陳十里陳讀曰陣而河東軍不過數萬深

入敵境衆心恐懼惴許拱翻德威出戰而敗密令嗣昭以

後軍前去德威尋引騎兵亦退叔琮友寧長驅乘之

河東軍驚潰禽克用子廷鸞兵仗輜重委弃畧盡直重

用翻朱全忠令叔琮友寧乘勝遂攻河東李克用聞嗣

昭等敗遣李存信以親兵逆之李克用親兵皆代非雜虜最為驍勁至

清源清源縣在晉陽南五十里過汴軍存信走還晉陽衆寡不敵故走汴

軍取慈隰汾三州辛酉汴軍圍晉陽營於晉祠晉陽有晉祠

王攻其西門周德威李嗣昭收餘衆依西山得還汾水

過晉陽東晉陽西南接城中兵未集叔琮攻城甚急

每行圍孟行下褒衣博帶以示閒暇克用晝夜乘城不

得寢食召諸將議保雲州李嗣昭李嗣源周德威曰

兒輩在此必能固守考異曰唐太祖紀年錄嗣昭與今上日夜入賊營斬將舉旗

賊多驚擾梁太祖實錄三月癸丑虜衆悉出友寧以飛騎犯其左右翼虜人敗北掩殺不知其數擒克用

男廷鸞及將校健卒數人實錄朱友寧圍太原營西北隅攻其西門城內大恐克用欲奔雲中弟克寧止

之又遣李嗣昭與克用子存勗日夜擾賊營友寧乃燒營而遁按紀年錄所謂今上者乃明宗非莊宗也

實錄王勿為此謀動搖人心李存信曰關東河北皆

受制於朱温我兵寡地蹙守此孤城彼築壘穿塹環

之環音以積久制我我飛走無路坐待困斃耳今事

勢已急不若且入北虜徐圖進取嗣昭力爭之克用

劉夫人

不能決劉夫人言於克用曰存信北川牧羊兒耳代

之地謂之北川以陞安知遠慮王常笑王行瑜輕去

其城歿於人手王行瑜死見二百今日反効之邪且

王昔居達鞑幾不自免賴朝廷多事乃得復歸事見

五十三卷僖宗廣今一足出城則禍變不測塞外可

得至邪克用乃止居數日潰兵復集軍府浸安克用

弟克寧為忻州刺史聞汴寇至中塗復還晉陽晉陽

忻州一百七十曰此城吾死所也去將何之眾心乃

定壬戌朱全忠還河中遣朱友寧將兵西擊李茂貞

軍于興平武功之間興平縣在長安西武李嗣昭李

守晉陽

李克寧

嗣源數將敢死士夜入氏叔琮營數所角翻將斬首

捕虜汴軍驚擾備禦不暇會大疫丁卯叔琮引兵還

嗣昭與周德威將兵追之及石會關叔琮留數馬及

旌旗於高岡之巔嗣昭等以為有伏兵乃引去復取

慈隰汾三州自是克用不敢與全忠爭者累年兵少力疲

故閉境養晦以俟時克用以使引容幕府使引節度府所行文引謀事曰咨今非人

以文書達於上曰咨使疏吏翻曰不貯軍食何以聚眾不置兵甲何

以克敵不修城池何以扞禦利害之間請垂議度貯

疆不由眾寡人歸有德神固害盈書咸有一德曰非商求于下民惟民

呂翻度徒洛翻掌書記李襲吉獻議略曰國富不在倉儲兵

歸子一德易謙卦象辭曰鬼神害盈而福謙聚斂寧有盜臣大學載孟獻子之言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斂力贍翻苛政有如猛虎記檀弓載孔子之言曰苛政猛於虎

也所以鹿臺將散周武以興武王伐紂散鹿臺之財一戎衣而天下大定

齊庫既焚晏嬰入賀韓詩外傳曰晉平公之藏臺火救火三日三夜乃勝之公子晏

束帛而賀曰臣聞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困庾今百姓乏於外而賊斂無已昔桀紂殘

賊為天下戮今皇天降災於藏臺是君之福也又曰

伏以變法不若養人溫公讀此語感熙豐之改作何政蓋深有味乎其言也

如舊貫論語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韓建蓄財無數

首事朱溫事見上卷上王珂變法如麻一朝降賊事

上卷上年正月珂中山城非不峻謂王部不能守定州城蔡上

兵非不多。謂秦宗權恃衆卒爲朱溫禽自韓建以前

事甚明可以爲戒且霸國無貧主疆將無弱兵伏願

大王崇德愛人去奢省役去羌設險固境訓兵務農

定亂者選武臣制理者選文吏制理猶言制治也避唐廟諱錢穀

有句出納之籍明則姦弊自無所容句讀口鈎刑法有律依律定刑則吏

誅賞由我則下無威福之弊近密多正則人無譖謗

之憂順天時而絕欺誣敬鬼神而禁淫祀則不求富

而國富不求安而自安外破元凶元凶指朱溫內康疲俗

名高五霸杜預曰五霸夏昆吾商大彭豷周齊桓

道冠八元冠古玩翻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叔

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至於率閭閻定閭架增翅蘗葉魚

檢田疇開國建邦恐未爲切克用親軍皆沙陀雜虜

喜侵暴良民喜許河東甚苦之其子存勗以爲言克

用曰此輩從吾攻戰數十年比者帑藏空虛此毘至

士我若急之則彼皆散去矣吾安與同保此乎此高

杜弼之說也異時莊宗既得天下兒郎寒冷俟天

下稍平當更清治之耳如此語則克用之意蓋有待

存勗幼警敏有勇略克用爲朱全忠所

困封疆日蹙憂形於色存勗進言曰物不極則不返

記憶此語邪

似此夫人
似此兒子
可以飲酒
奏樂

曹氏

惡不極則不亡。朱氏恃其詐力，窮凶極暴，吞滅四鄰。

人怨神怒，今又攻逼乘輿，窺覷神器。乘繩蓋翻此其

極也。殆將斃矣。吾家世襲忠貞。謂自朱邪執宜以勢

窮力屈無所愧心。大人當遵養時晦。詩酌之篇曰於

待其衰，柰何輕為沮喪。喪息使羣下失望乎。克用悅

即命酒奏樂而罷。劉夫人無子，克用寵姬曹氏生存。

勗劉夫人待曹氏加厚，克用以是益賢之。諸姬有子

輒命夫人母之。夫人教養悉如所生。上以金吾將

軍李儼為江淮宣諭使，書御札賜楊行密，拜行密東

面行營都統，中書令吳王以討朱全忠。以朱瑾為平

盧節度使，馮弘鐸為武寧節度使，朱延壽為奉國節

度使。平盧軍青州，武寧軍徐州，奉國軍蔡州，朱瑾等皆遙領耳。加武安節度使馬

殷同平章事，淮南宣歙湖南等道立功將士聽用。都

統牒承制遷補，然後表聞儼張濬之子也。賜姓李。考

異曰：唐補紀昭宗自鳳翔遣金吾將軍李儼齎御札

自巫峽間道潛行，宣告吳王楊行密為討伐逆賊朱

全忠事，李儼者宰臣張濬男，其張濬先為都統討太

原退軍朝賊，韓建力救不赴，賊所只在三峯，其男留

行在，乃授金吾將軍，昭宗差來宣告於吳王，行密朱

全忠探知，張濬一門盡遭殺戮，按此年濬未歿，儼賜

姓，見此年注。夏四月丁酉，崔胤自華州詣河中泣訴

於朱全忠，恐李茂貞劫天子幸蜀，宜以時迎奉，勢不

通鑑卷之三十三 唐紀三十九 昭宗

宰相執板
歌術

可緩全忠與之宴亂親執板為全忠歌以侑酒板拍也

古樂無之玄宗時教坊散樂用橫笛一拍板一鼙鼓
三後人因之歌舞率以板為節以木若象凡八片以
韋貫之兩手各執其外
一片而拍之為于偽翻辛丑回鶻遣使入貢請發

兵赴難難乃旦翻上命翰林學士承旨韓偓答書許之乙

已偓上言戎狄獸心不可倚信彼見國家人物華靡

而城邑荒殘甲兵彫弊必有輕中國之心啓其貪婪

焚盧
含翻且自會昌以來回鶻為中國所破事見二百四
十七卷武宗

會昌
三年恐其乘危復怨所賜可汗書宜諭以小小寇竊

不須赴難虛愧其意實沮其謀從之兵部侍郎參知

機務盧光啓罷為太子太保楊行密遣顧全武歸

武與裴皆
變將也何

杭州以易秦裴顧全武為淮南兵所禽見上卷上年
秦裴降錢鏐見二百六十一卷光化

元年錢鏐大喜遣裴還汴將康懷貞擊鳳翔將李繼

昭於莫谷莫谷即漢谷
在奉天城北大破之繼昭蔡州人也本姓

符名道昭為後繼昭降汴
復舊姓張本五月庚戌溫州刺史朱

褒卒兄敖自稱刺史薛史朱褒溫州人兄弟皆為本
州牙校刺史胡璠卒誕據郡朱

褒逼誕而代之
與通鑑稍異鳳翔人聞朱全忠且來皆懼癸丑

城外居民皆遷入城已未全忠將精兵五萬發河中

考異
不少日聞四面百姓盡般移入城內二十一日聞

汴帥於郟縣築城及寶雞下寨二十三日聞汴帥至

石鼻又至橫渠二十四日聞汴帥至城南十里按編

遺錄六月全忠始離渭橋此蓋全忠下游兵其實錄

據金鑿記云癸亥朱全忠引軍在石鼻乙丑至橫渠

必順子

通鑑卷三百三十一

唐紀六十一昭宗

已巳駐師城南誤也至東渭橫橋遇霖雨留旬日 庚午工部

侍郎平章事韋貽範遭母喪平章事之上當有同字宦官薦翰

林學士姚洎為相洎渠洎謀於韓渥渥曰若圖永久

之利則莫若未就為善儻出上意固無不可且汴軍

旦夕合圍孤城難保家族在東可不慮乎洎乃移疾

移文稱上亦自不許 鎮海鎮東節度使彭城王錢

鏐進爵越王自郡王進爵國王 六月丙子以中書舍人蘇

檢為工部侍郎同平章事時韋貽範在草土居喪者寢笥枕

塊故曰薦檢及姚洎於李茂貞上既不用洎茂貞及

宦官恐上自用人協力薦檢遂用之 丁丑朱全忠

軍于虢縣

九域志虢縣在鳳翔府南三十五里宋白曰虢縣禮記注謂虢為郭在武都南一百

里有虢叔城是也又案地理志云虢漢併於雍今虢縣後魏立為武都郡後周大統十三年遷同州洛邑

隋大業三年改洛邑為虢縣武寧節度使馮弘鐸

介居宣揚之間宣田頽楊揚行密馮弘鐸常不自安然

自恃樓船之彊不事兩道寧國節度使田頽欲圖之

頽居募弘鐸工人造戰艦黠工人曰馮公遠求堅

木故其船堪久用今此無之頽曰第為之第但吾止

頽一用耳弘鐸將馮暉顏建說弘鐸先擊顏弘鐸從

之帥眾南上說式芮翻聲言攻洪州鍾傳據實襲宣

州也楊行密使人止之不從楊行密時為南面諸道都統故欲制其行師進

破其所恃

止 辛巳顏帥舟師逆擊於葛山大破之新書作曷山當從之張舜

民邠行錄曰葛山磯在大信口稍西南去蕪湖縣四十餘里帥讀曰率 甲申李茂貞

大出兵自將之與朱全忠戰于虢縣之北大敗而還

將即亮翻下同 歿者萬餘人丙戌全忠遣其將孔勅

出散關勅渠京翻散關在鳳翔府寶雞縣西南自諸葛亮以來多以自蜀出師為出散關今朱全

忠自虢縣遣孔勅進攻鳳州為出散關彼我之說也 攻鳳州拔之丁亥全忠進

軍鳳翔城下全忠朝服嚮城而泣曰臣但欲迎車駕

還宮耳朱全忠借正說以行其譎朝直遙翻 不與岐王角勝也遂為五

寨環之環音宦考異曰梁太祖實錄六月丁丑暨虢縣辛未文通洶兵驟出布陳俟敵我之將卒躍進次鬪始辰暨午寇大敗屍仆萬餘人命諸軍徙塞逼其壘自是岐人繼出師靡不喪嗣六月乙亥

上以盤屋有博野軍與岐人往來以窺我命李暉討平丙戌復遣孔勅領兵由大散關取鳳州按六月乙亥朔無辛未前云丁丑後云辛未又再云六月皆誤從唐實錄 馮弘鐸收餘眾泐

江將入海僖宗光啟元年張雄據上元雄歿弘鐸繼之至是而亡楊行密遂有昇州 楊行

密恐其為後患遣使犒軍且說之曰說式內翻 公徒眾猶

盛胡為自弃滄海之外吾府雖小足以容公之眾使

將吏各得其所如何弘鐸左右皆慟哭聽命衆心既懼馮弘

鐸欲不歸楊行密其可得乎 弘鐸至東塘行密自乘輕舟迎之從

者十餘人從才用翻 常服不持兵升弘鐸舟慰諭之舉軍

感悅署弘鐸淮南節度副使館給甚厚館古玩翻 初弘鐸

遣牙將丹徒尚公迺詣行密求潤州行密不許公迺

尚公迺

道監卷三頁三

昭宗

得樓船而

大言曰公不見聽但恐不敵樓船耳至是行密謂公

迺曰頗記求潤州時否公迺謝曰將吏各為其主為

但恨無成耳行密笑曰爾事楊叟如事馮公無憂

矣為田頌朱延壽之亂尚公行密以李神福為昇州

刺史楊行密用李神福刺昇州以橫制宣潤楊行密發兵討朱全忠

以副使李承嗣權知淮南軍府事軍吏欲以巨艦運

糧都知兵馬使徐溫曰運路久不行葭葦壅塞黃巢作亂

高駢不臣江淮之運不復至京請用小艇庶幾易通

軍至宿州會久雨重載不能進士有飢色而小艇先

至艇徒鼎翻載作代翻行密由是奇溫始與議軍事為徐溫竊楊氏三世

秦州城守
宜書守名

秋七月孔勅取成隴二州士卒無鬪者至秦州州人

城守乃自故關歸九域志鳳州西至成州二百七十里非至隴州二百五十里又自隴

州西至秦州亦二百五十里孔勅自鳳州西取成州

自成州非取隴州又自隴州西至秦州三州時皆屬

李茂貞又秦州清水縣東五十里有大震關大中六

年隴州防禦使薛達徙築安戎關於隴山由是謂大

震關為故關今隴州之西有故關山又西南則清水

縣大中六年隴州防禦使薛達奏伏以河源西境切

在故關雖有隄防全無制置僻在重岡之上苟務

高深今移要會之中實堪控扼伏乞改為安戎關

韋貽範之為相也多受人賂許以官既而以母喪罷

去日為債家所譟譟喧聒也親吏劉延美所負尤多故汲

求官不獲
索賂猶為
近古

汲於起復日遣人詣兩中尉樞密及李茂貞求之甲

唐末猶重
章制盛朝
可不惜諸

戊命韓偓草貽範起復制偓曰吾腕可斷腕身貫翻

此制不可草。即上疏論貽範遭憂未數月。遽令起復。

實駭物聽。傷國體。學士院二中使怒曰學士勿以死

為戲。時韓誨等使二中使監學士院以防上與之密

偓以疏授之解衣而寢。二使不得已奏之上。即命罷

草罷草制也仍賜敕褒賞之。八月乙亥朔班定無白麻可

宣。班定謂百官立班已定也宦官喧言韓侍郎不肯

草麻聞者大駭。茂貞入見上曰。見賢陛下命相而學

士不肯草麻與反何異。上曰。卿輩薦貽範朕不之違

學士不草麻朕亦不之違。况彼所陳事理明白若之

何不從。茂貞不悅而出。至中書見蘇檢曰。姦邪朋黨

宛然如舊。扼腕者久之。貽範猶經營不已。茂貞語人

曰。我實不知書生禮數。為貽範所誤。語牛保翻李茂

喪起復之非禮會當於邠州安置。言將出貽範貽範乃止。保大

節度使李茂勳將兵屯三原。救李茂貞。朱全忠遣其

將康懷貞孔勅擊之。茂勳遁去。茂勳茂貞之從弟也。

從才用翻初孫儒歿。見二百五十九卷景福元年其士卒多奔浙西

錢鏐。愛其驍悍。悍下罕翻又侯肝翻以為中軍號武勇。都行軍

司馬杜稜諫曰。狼子野心。它日必為深患。請以土人

代之。不從。土人謂浙西人也鏐如衣錦軍。錢鏐臨安人既貴改所居營曰衣錦

杜稜

山林覆錦
其志小矣

營又升曰衣錦城每遊衣錦
城宴故老山林皆覆以錦

命右武勇都指揮使徐

縮帥眾治溝洫

治衣錦軍溝洫帥讀曰
率治直之翻洫泥逼翻

鎮海節度副

使成及聞士卒怨言白鏐請罷役不從甲戌鏐臨饗

諸將縮謀殺鏐於座不果稱疾先出鏐怪之丁亥命

縮將所部兵先還杭州及外城縱兵焚掠武勇左都

指揮使許再思以迎候兵與之合

迎候兵者許再思
以錢鏐將還領兵

進逼牙城鏐子傳瑛瑛音與三城都指揮使馬綽

等閉門拒之牙將潘長擊縮縮退屯龍興寺鏐還及

龍泉

龍泉即龍井在杭州城西
南風篁嶺上去城十五里

聞變疾驅至城北使

成及建鏐旗鼓與縮戰鏐微服乘小舟夜抵牙城東

備瑛
馬綽
潘長

北隅踰城而入

宋自高宗駐蹕杭州以杭州牙城為
宮城東北隅則今之和寧門外也

直更卒憑鼓而寐

更工衛翻
鼓更鼓也

鏐親斬之城中始知鏐

至武安都指揮使杜建徽自新城入援

九域志新城
縣在杭州西

南一百三十里徐縮聚木將焚北門建徽悉焚之建徽稜之

子也湖州刺史高彥聞難遣其子渭將兵入援至靈

隱山

九域志湖州南至杭州一百五十五里靈隱
山在杭州城西十二里有靈隱寺難乃旦翻縮

伏兵擊殺之初鏐築杭州羅城

事見二百五十年
九卷景福二年謂僚

佐曰十步樓可以為固矣掌書記餘姚羅隱曰樓不

若內向至是人以隱言為驗

樓謂城上敵樓也樓外
向所以禦敵今徐縮據

杭州羅城而錢鏐自外攻之故

庚戌李茂貞出兵

人以羅隱不若內向之言為驗

昭宗

築坊州羅城

通鑑卷三百三十九

唐紀七十九

昭宗

三

夜襲奉天虜將倪章邵棠以歸乙未茂貞大出兵

與朱全忠戰不勝暮歸汴兵追之幾入西門幾居依

鳳翔城已亥再起復前戶部侍郎同平章事韋貽

範使姚洎草制貽範不讓即表謝明日視事西川

兵請假道於興元言假道以勤王山南西道節度使李繼密

遣兵戍三泉以拒之辛丑西川前鋒將王宗播攻之

不克退保山寨親吏柳修業謂宗播曰公舉族歸人

不為之歿戰何以自保柳修業王宗播元從孔目官也王宗播許存也歸王建見

二百六十卷乾寧二年為于篤翻宗播令其眾曰吾與汝曹決戰取

功名不爾歿於此遂破金牛黑水西縣褒城四寨武德

秦承厚

三年分利州之綿谷置金牛縣寶曆元年省入興元

府西縣今三泉縣東六十里有金牛驛輿地廣記大

劍山有小石門穿山通道六丈有餘昔秦欲伐蜀而

不知道乃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糞金欲以遺

蜀蜀王負力而貪乃令五丁開道引之秦因使張儀

司馬錯引兵伐蜀滅之謂之石牛道置牛之地謂之

金牛驛褒城漢褒中縣古褒國也隋改曰褒城唐屬

興元府九域志縣在府西四十五里又有褒城鎮

軍校秦承厚攻西縣矢貫左目達于右目鏃不出王

建自砥其創膿潰鏃出王建髮髯吳起吮疽太宗吮

創初王宗播攻馬盤寨繼密戰敗奔還漢中西川軍

乘勝至城下王宗滌帥眾先登遂克之帥讀繼密請

降遷於成都先建遂并有山南西道降戶江翻得

兵三萬騎五千宗滌入屯漢中王建曰繼密殘賊三

輔李繼密從李茂貞茂貞犯獵畿以其降不忍殺復

其姓名曰王萬弘不時召見諸將陵易之易以萬弘

終日縱酒俳優輩亦加戲誚萬弘不勝憂憤醉投池

水而卒誚才笑翻詔以王宗滌為山南西道節度使

宗滌有勇略得衆心王建忌之建作府門繪以朱丹

蜀人謂之畫紅樓建以宗滌姓名應之宗滌本姓華

見二百六十一卷乾寧四年王宗佶等疾其功復構以飛語佶巨

復扶建召宗滌至成都詰責之宗滌曰三蜀略平西東

川及漢川為三大王聽讒殺功臣可矣建命親隨馬

軍都指揮使唐道襲夜飲之酒縊殺之飲於成都為

之罷市連營涕泣如喪親戚為于偽翻華洪王建之

泣謂其有勇畧得士心可也而蜀人為之罷市是必有以得民者宜乎不能免於雄猜之上也為於偽翻

浪息建以指揮使王宗賀權興元留後道襲閬州人

也始以舞童事建後浸預謀畫為王建太子元膺

九月乙巳朱全忠以久雨士卒病召諸將議引兵歸

河中親從指揮使高季昌左開道指揮使劉知俊曰

天下英雄窺此舉一歲矣朱全忠自去年冬舉兵至此

今茂貞已困柰何捨之去全忠患李茂貞堅壁不出

季昌請以譎計誘致之譎古究翻募有能入城為謀

者謀達協騎士馬景請行曰此行必死願大王錄其

為景奇士

翻間也

昭宗

五

妻錄收恤全忠惻然止之景不可時全忠遣朱友

倫發兵於大梁明日將至當出兵逐之逐魚駕景請

因此時給駿馬雜衆騎而出全忠從之命諸軍皆秣

馬飽士丁未且偃旗幟潜伏營中寂如無人景與衆

騎皆出忽躍馬西去詐為逃亡入城告茂貞曰全忠

舉軍遁矣獨留傷病者近萬人守營近其今夕亦夫

矣請速擊之於是茂貞開門悉衆攻全忠營全忠鼓

於中軍百營俱出縱兵擊之又遣數百騎據其城門

遮其歸鳳翔軍進退失據自蹈藉藉慈殺傷殆盡茂

貞自是喪氣喪息始議與全忠連和奉車駕還京不

復以詔書勒全忠還鎮矣復扶全忠表季昌為宋州

團練使賞其季昌硤石人本朱友恭之僕夫也高季

即如燕所

昌董璋皆為汴富人李讓家奴世呼為李七郎者也

武定節度使李思敬以洋州降王建王建又并前

辛亥李茂貞盡出騎兵於鄰州就芻糧于子朱全忠

穿蚰蜒壕圍鳳翔設犬鋪鈴架以絕內外蚰與周翻

蚰蜒蟲也多涎天陰雨則出行地皆有跡穿壕繫如

犬鋪以犬守之敵來則羣吠使營中知所警備

亥以茂貞為鳳翔靜難武定昭武四鎮節度使武定

昭武

通鑑卷三十三

三

時已為子建所取或勸錢鏐度江東保越州以避徐許之

難徐許徐綰許丙思也難乃日翻下同杜建徽按劍叱之曰事或不濟

同歿於此豈可復東度乎復扶又翻鏐恐徐綰等據越州

遣大將顧全武將兵戍之全武曰越州不足往不若

之廣陵之亦往也廣陵楊行密所治鏐曰何故對曰聞綰等謀召

田頵田頵至淮南助之不可敵也建徽曰孫儒之難

王嘗有德於楊公難乃日翻事見二百五十八卷大順二年今往告之宜

有以相報鏐命全武告急於楊行密全武曰徒往無

益請得王子為質質音致鏐命其子傳璫為全武僕璫力

手勸又力卜翻與偕之廣陵且求昏於行密過潤州團練使

安仁義疎

安仁義愛傳璫清麗將以十僕易之全武夜半賂闈

者逃去安仁義號淮南名將居專城之任而門關出入之禁不嚴非善守者也綰等果

召田頵頵引兵赴之先遣親吏何饒謂鏐曰請大王

東如越州空府廨以相待廨古監翻無為殺士卒鏐報曰

軍中叛亂何方無之公為節帥乃助賊為逆戰則亟

戰帥所類翻亟紀力翻又何大言頵築壘絕往來之道鏐患之

陳璋

募能奪其地者賞以州衢州制置使陳璋將卒三百

出城奮擊遂奪其地鏐即以爲衢州刺史觀此則當

置使在刺史下顧全武至廣陵說楊行密曰使田頵得志必

為王患王召頵還錢王請以子傳璫為質且求昏行

密許之以女妻傳璪

說式芮翻妻七細翻

冬十月李儼至楊

州

考異曰十國紀年注李昊蜀書張格傳云弟休仕唐為御史奉使揚州聞長水之禍改姓名為李儼九國志云李儼本左僕射張濬之少子名播起家

校書郎遷右拾遺濬為朱全忠所害播自長水奔鳳翔昭宗賜其姓名來使欲徵兵復讐行密與朱全忠

書云選張述於諫省俾命於敵藩授秩執金賜編屬藉新舊唐書昭宗紀及濬傳皆云天復三年十二月全忠殺濬於長水然則儼來使時濬猶未歿述字

與休字相亂或一名播乎實錄是月始以儼為江淮宣諭使以行密充吳王東面行營都統誤也據行密

書則儼父在時已賜姓李宣諭行密以討全忠明年春全忠既克鳳翔儼遂留淮南不敢歸朝耳

行密始建制敕院每有封拜輒以告儼於紫極宮玄

宗像前陳制書再拜然後下

玄宗詔天下州郡皆立紫極宮以奉玄元皇帝

王建攻拔興州以軍使王宗浩為興州刺史

王建又併有興州宋白曰興州漢武都之沮縣也蜀置武興督後魏為武興鎮後改為東益州隋改州為

順政郡唐武德置興州因武興為州名 戊寅夜李茂貞假子彥詢帥

三團步兵奔於汴軍

朱全忠遣幕僚司馬鄴奉表入城

帥讀曰率下同 巳卯李彥韜繼之庚辰

甲申又遣使獻熊白

甚美俗呼熊白自是獻食物籍帛相繼上皆先以示李

茂貞使啓視之茂貞亦不敢啟丙戌復遣使請與茂

貞議連和

亥全忠表請修宮闕及迎車駕巳丑遣國子司業薛

偽

貞皆以疑茂

通鑑卷三百六十三

昌祚內使王延績齋詔賜全忠內使即中使往往梁

為內耳續戶外癸巳茂貞復出兵擊汴軍城西寨敗

還全忠以絳袍衣降者未於既翻使招呼城中人鳳

翔軍夜絕去絕馳及因樵采去不返者甚眾是後茂

貞或遣兵出擊汴軍多不為用散還茂貞疑上與全

忠有密約壬寅更於御院北垣外增兵防衛十一

月癸卯朔保大節度使李茂勳帥其眾萬餘人救鳳

翔屯於城非阪上阪音反與城中舉烽相應甲辰上

使趙國夫人誦學士院二使皆不在詞古迴翻又翻

使之直學士院者韓全誨等置之以防上亟召韓偓

李暉

姚洎竊見之於土門外執手相泣洎請上速還恐為

它人所見上遽去朱全忠遣其將孔勅李暉將兵

乘虛襲鄜坊鄜音夫壬子拔坊州甲寅大雪汴軍冒

之夕進五鼓抵鄜州城下九城志坊州北至鄜人不

為備汴軍入城城中兵尚八千人格鬪至午鄜人始

敗格鬪者短兵接鬪兩兩相當以力角力考異曰

編遺錄十二月癸酉遣孔勅李暉領兵襲鄜州以

牽李周彝之兵已亥夜攻陷鄜州獲周彝親族遂

令李暉權知鄜州軍事不數日周彝乃遣募賓投分

通好然後上許抽兵梁太祖實錄十一月癸卯鄜帥

李周彝統州兵萬餘人屯于老鼎祠之下上命孔勅

大軍冒之夕進五鼓及其壘克之按癸卯距已亥近

六十日鄜汴相守豈得全擒留守李繼瑋勅撫存李

不交兵今從唐梁二實錄

茂勳及將士之家。按堵無擾。命李暉權知軍府事。茂

勳聞之。引兵遁去。重戰輕防。此李茂勳之所以敗也。厚撫其家以攜之。茂勳所以歸心。

於朱全忠也。汴軍每夜鳴鼓角。城中地如動。攻城者詬城

上人云。劫天子賊。乘城者詬城下人云。奪天子賊。詬

侯翻。又是冬。大雪。城中食盡。凍餒死者不可勝計。或

許侯翻。臥未歿。已為人所鬻。勝音升。門。古瓦翻。市中賣人肉。斤直錢

百。犬肉直五百。茂貞儲待亦竭。符吏。里翻。以犬彘供御膳。

上鬻御衣及小皇子衣於市。以充用。削漬松栝以飼

御馬。栝。方廢翻。斫木札也。詳見辯誤。飼。祥吏翻。丙子。戶部侍郎同平章

事韋貽範薨。癸亥。朱全忠遣人薙城外草。以困城

中。薙。它計翻。除草也。甲子。李茂貞增兵守宮門。行宮。門也。諸宦者

自度不免。互相尤怨。蘇檢數為韓偓經營入相。度。徒洛翻。

數。所角翻。為。干僞翻。言於茂貞及中尉樞密。且遣親吏告偓。偓

怒曰。公與韋公自貶。所召歸。旬月致位宰相。訖不能

有所為。今朝夕不濟。乃欲以此相汚邪。汚。烏路翻。田頴

急攻杭州。仍具舟將自西陵渡江。錢鏐遣其將盛造

朱郁拒破之。十二月。李茂勳遣使請降於朱全忠。

更名周彝。更。工衡翻。於是茂貞山南州鎮皆入。王建關中

州鎮皆入。全忠坐守孤城。乃密謀誅宦官。以自贖遺

全忠書曰。遺。唯季翻。禍亂之興。皆由全誨。僕迎駕至此。以

持正

盛造

朱郁

備宅盜公既志匡社稷請公迎扈還宮僕以弊甲彫

兵從公陳力弊甲彫兵用戰國張儀語半殘為彫全忠復書曰僕舉兵

至此正以乘輿播遷乘繩證翻公能協力固所願也楊

行密使人召田頽曰不還吾且使人代鎮宣州顧全武之

說行庚辰頽將還徵犒軍錢二十萬緡於錢鏐且求

鏐子為質將妻以女質音致妻七細翻鏐謂諸子謂語之也句斷孰

能為田氏婿者莫對鏐欲遣幼子傳球傳球不可鏐

怒將殺之次子傳瓘請行吳夫人泣曰奈何寘兒虎

口傳瓘曰紆國家之難紆緩也難安敢愛身再拜而

出鏐泣送之當此之時錢鏐置後之意固已屬于傳瓘矣傳瓘從數人絕

北門而下敵情叵測不敢開城頽與徐綰許再思同

歸宣州鏐奪傳球內牙兵印以其不肯越州客軍指

揮使張洪以徐綰之黨自疑客軍蓋亦帥步兵三百

奔衢州刺史陳璋納之帥讀温州將丁章逐刺史朱

敖敖奔福州僖宗中和元年朱褒陷温州章據温州

田頽遣使招之道出衢州陳璋聽其往還錢鏐由是

恨璋為錢鏐圖陳璋張本按田頽時鎮宣州九域志

宣州南至歙州自歙州南至睦州自睦州南至

婺州自婺州南至處州自處州東至温州其路徑捷

今自温州取道衢州者蓋睦州兩浙巡屬其守不與

田頽逼頽使不敢由此道也自衢州取婺州自婺州

取處州自處州取温州更無他岐時盧約據處州亦

兩浙巡屬也錢鏐不恨約而恨璋以盧約猶是羈縻而陳璋乃其部曲將故也丁酉上召

莫越文穆
王元瓘

陳璋不

入和

通鑑卷二百三十三 唐紀七十九

三

李茂貞蘇檢李繼誨李彥弼李繼岌李繼遠李繼忠
食議與朱全忠和上曰十六宅諸王以下凍餒歿者

日有數人在內諸王及公主妃嬪十六宅諸王上之兄弟及羣從也在

內諸王及公主皇太子皇女也一日食粥一日食湯餅湯餅者饅麥為麵以麵作

餅投之沸湯煮之黃庭堅所謂煮餅深注湯是也程
大昌續演繁露曰釋名餅併也溲麥使合并也蒸餅

湯餅之屬各隨形名之今亦竭矣卿等意如何皆不對上曰速

當和解耳鳳翔兵十餘人遮韓全誨於左銀臺門長安

大明宮城門有左右銀臺門而鳳翔行宮亦設此門示若在長安宮中也誼罵曰闔境塗

炭闔城餒歿止為軍容輩數人耳為于偏翻全誨叩頭訴

於茂貞茂貞曰卒輩何知命酌酒兩盃對飲而罷又

訴於上上亦諭解之李繼昭謂全誨曰昔楊軍容破

楊守亮一族見二百五十九卷景福元年乾寧元年今軍容亦破繼昭

一族邪慢罵之遂出降於全忠降戶江翻復姓苻名道昭

是歲虔州刺史盧光稠攻嶺南陷韶州韶虔二州相去雖六

百餘里特以大庾嶺為阻而實鄰境也考異韶州新

紀是歲光稠卒牙將李嗣自稱知州事按十國紀年

歐陽修五代史光稠傳開平五年方卒新紀誤也使其子延昌守之進圍潮

州清海劉隱發兵擊走之乘勝進攻韶州隱弟陟以

為延昌有虔州之援未可遽取隱不從遂圍韶州會

江漲餽運不繼自廣州運糧以餽韶州行營當泝流而上江漲則水湍急不可以泝餽運

由此光稠自虔州引兵救之其將譚全播伏精兵萬

通鑑卷二百三十三 唐紀七十九 昭宗

三

李繼昭不

蜀陟

人於山谷以羸弱挑戰羸倫為翻大破隱于城南隱

奔還全播悉以功讓諸將挑徒了翻光稠益賢之 岳州刺史

鄧進思卒弟進忠自稱刺史

三年春正月甲辰遣殿中侍御史崔構供奉官郭遵

誨詣朱全忠營丙午李茂貞亦遣牙將郭啓期往議

和解 平盧節度使王師範頗好學好呼以忠義自

許為治有聲迹聲聞于時而治有實迹所謂名朱全

忠圍鳳翔韓全誨以詔書徵藩鎮兵入援乘輿師範

見之泣下霑衿曰吾屬為帝室藩屏乘繩證翻衿音

豈得坐視天子困辱如此各擁疆兵但自衛乎會張

濟自長水亦遺之書遺于勸舉義兵師範曰張公言

正會吾意夫復何疑夫音扶復雖力不足當歿生以

之時關東兵多從全忠在鳳翔師範分遣諸將詐為

貢獻及商販包束兵仗載以小車入汴徐兗鄆齊沂

其泄易矣河南孟滑河中陝虢華等州諸州皆朱全忠所有之

戶化期以同日俱發討全忠適諸州者多事泄被擒

獨行軍司馬劉鄩取兗州鄩徐時泰寧節度使葛從

周悉將其兵屯邢州朱全忠攻鳳翔使葛從周悉鄩

先遣人為販油者入城訶其虛實及兵所從入訶古

又翻丙午鄩將精兵五百夜自水竇入比明軍城悉

正翻昭宗

鄩鄩取兗

定市人皆不知此必利翻及也軍城秦寧軍牙城也

立自唐然矣考異曰舊紀丙午青州牙將劉鄩陷

州殺州將婁敬思唐太祖紀年錄是年四月青州帥

王師範將劉鄩竊據兖州同日師範將張厚輦戈甲

十乘至華州為華人所詰因竊發燔其邪殺華州指

揮使婁敬思而去新紀丙午師範取兖州梁太祖實

錄丙辰青州綱將亂於華而敗是日劉鄩陷我兖州

唐實錄亦在丙辰按長曆丙辰正月四日丙午十四

日編遺錄云魏師及朱友寧告急劉鄩正月四日襲

陷兖州與紀年錄等同梁太祖實錄多謬誤恐難據

今從諸書移置丙午唐祖鄩據府舍拜從周母每日

補紀云天復二年尤誤

省謁待其妻子甚有恩禮子弟職掌供億如故省悉

鄩料從周必還攻兖州故善視其家

是日青州牙將張居厚帥壯士二

百將小車至華州東城帥讀曰知州事婁敬思疑其

有異剖視之其徒大呼呼火殺敬思攻西城崔胤在

華州帥眾拒之天復元年十二月崔胤帥不克胤所

拒遂不能克華州走至商州追獲之九域志華州南至全忠

留節度判官裴迪守大梁師範遣走卒齎書至大梁

迪問以東方事走卒色動走卒謂卒之備趨走者迪

察其有變屏人問之屏必鄩翻走卒具以實告迪不

暇白全忠亟請馬步都指揮使朱友寧將兵萬餘人

東巡兖鄆亟紀力翻將友寧召葛從周於邢州共攻

師範全忠聞變亦分兵先歸使友寧并將之為朱克

裴迪

朱全忠後夷王師範張本

戊申李茂貞獨見上見賢中尉韓全

昭宗

遍翻

中尉韓全

誨張彥弘樞密使袁易簡周敬容皆不得對易以茂

貞請誅全誨等與朱全忠和解奉車駕還京上喜即

遣內養帥鳳翔卒四十人收全誨等斬之內養亦宦者也帥讀

率以御食使第五可範為左軍中尉御食使掌御膳亦唐末所置內

諸司使之一也宣徽南院使仇承坦為右軍中尉王知古為

上院樞密使楊虔朗為下院樞密使樞密分東西院東院為上院西

院為下院是夕又斬李繼筠李繼誨李彥弼及內諸司使

韋處廷等十六人處昌呂已酉遣韓偓及趙國夫人詣

全忠營又遣使囊全誨等二十餘人首以示全忠考

異曰舊紀丁巳蔣玄暉與中使押送全誨等二十一人首級告諭四鎮兵士回鑾之期新紀正月戊申殺全

誨等唐太和紀年錄正月甲辰鳳翔李茂貞殺其子

繼筠勸軍容韓全誨張彥弘樞密使袁易簡周敬容

等二十二人皆斬首囊盛押領出城以示朱溫金鑿

記六日誅全誨等唐年補錄正月癸卯賜朱全忠詔

唐補紀云天復三年二月誅全誨等八人其全誨等

伏誅日今從金鑿記實錄新紀按金鑿記唐年補錄

唐實錄後唐紀年錄載六日所誅宦官名可見者全

誨等四人處廷等十六人而金鑿記云是夜處置內

官一十九人唐年補錄云全誨以下二十二二人首級

紀年錄殺全誨等二十二二人非夢瑱言亦云二十二

人首新傳繼筠繼誨彥弼皆伏誅是夜誅內諸司使

韋處廷等二十二二人若并繼筠等數之則多一人若

只數宦官則少二人若如金鑿記是夜又日歸來脅

留車駕懼罪離間問古不欲協和皆此曹也今朕與

茂貞決意誅之卿可曉諭諸軍以豁眾憤辛亥全忠

遣觀察判官李振奉表入謝朱全忠先此以李振為

天平節度副使今蓋為

通鑑卷二百六十三 唐紀七十九 昭宗 三五

四鎮觀 察判官 全誨等已誅而全忠圍猶未解茂貞疑崔胤

教全忠欲必取鳳翔白上急召胤令帥百官赴行在

帥讀 日率 凡四降詔三賜朱書御札 薛史載莊宗朝段徊奏曰唐制或歲時災

歉國用不足天子將求經濟之要則內出朱書御札以訪羣臣 言甚切至悉復故官

爵胤竟稱疾不至茂貞懼自致書于胤辭甚卑遜全

忠亦以書召胤且戲之曰吾未識天子須公來辨其

是非胤始來 崔胤其初所以未敢來者待朱全忠之命耳然君命累召而不來朱全忠一書

而遽至人臣事君者必知所先後輕重矣 甲寅鳳翔始啟城門丙辰全忠

巡諸寨至城北有鳳翔兵自北山下全忠疑其逼已

遣兵擊之擒其將李繼欽上遣趙國夫人馮翊夫人

詣全忠營詰其故 二夫人于內命婦爵秩有國郡之殊詰者詰其已和解而復遣兵相

擊 全忠遣親吏蔣玄暉奉表入奏李茂貞請以其子

侃尚平原公主又欲以蘇檢女為景王祕妃以自固

平原公主何后之女也后意難之上曰且令我得出

嗚呼唐昭宗惟幸于得出徐令全忠取平原茂貞必不敢距豈知夫婦委命于全忠不復有能取之者乎

何憂爾女后乃從之壬戌平原公主嫁宋侃 嫌于同姓嫁娶

故復侃本姓 納景王妃蘇氏 古者猶謂師昏為非禮啼矣 時鳳翔所誅

宦官已七十二人朱全忠又密令京兆搜捕致仕不

從行者誅九十人甲子車駕出鳳翔幸全忠營全忠

素服待罪命客省使宣旨釋罪 時客省使蓋通知閣門事故令宣旨釋罪

通鑑卷三百六十三 唐紀七十九 昭宗 三十六

奉上帝命不
承奉全忠
命則來

懼上與全
忠合謀誅
之也

美刑

去三仗止報平安

唐制正衙有親勳翊三衛立仗左右金吾將軍以一人報平安去三

仗者恐全忠以羽衛之嚴不敢入也 考異曰王禹偁

稱五代史闕文曰昭宗佯為鞋系脫呼梁祖曰全忠

為吾繫鞋梁祖不得記跪而結之流汗浹背時天子

無敢動者自是梁祖被召多不至其後盡去昭宗禁

衛皆用汴人矣按全忠時擁十萬之眾昭宗方脫茂

貞虎口託身全忠豈敢遽為此謀或者欲劾漢高祖

之折黥布亦恐昭宗不能辦耳今不取去羌呂翻

以公服入謝 唐章服之制有朝服公服朝服具服也公服從省服也 全忠見上

頓首流涕上命韓偓扶起之上亦泣曰宗廟社稷賴

卿再安朕與宗族賴卿再生親解玉帶以賜之少休

即行全忠單騎前導十餘里上辭之 此皆朱全忠 全

忠乃令朱友倫將兵扈從自留部分後隊焚撤諸寨

從才用翻下 友倫存之子也 存全忠 是夕車駕宿岐

同分扶問翻 山丁卯至興平崔胤始帥百官迎謁 帥讀 復以胤為

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領三司如故 車駕至鳳翔

復 之已巳入長安庚午全忠崔胤同對胤奏國初承平

之時宦官不典兵預政天寶以來宦官浸盛貞元之

末分羽林衛為左右神策軍以便衛從始令宦官主

之以二千人為定制 神策軍入衛苑中自代宗魚朝

從才 自是參掌機密奪百司權上下彌縫共為不法

大則構扇藩鎮傾危國家小則賣官鬻獄蠹害朝政

朝直 王室衰亂職此之由不翦其根禍終不已請悉

罷諸司使其事務盡歸之省寺。諸道監軍俱召還闕下。上從之。是日全忠以兵驅宦官第五可範等數百

人於內侍省盡殺之。考異曰：舊紀辛未，內官第五可範已下七百餘人，並賜死於內

侍省。金鑿記二十八日，處置第五可範已下四百五十人。太祖紀年錄：內諸司百餘人，及隨駕鳳翔羣小

二百餘人，一時斬首於內侍省。舊傳與紀年錄同。新傳：胤全忠議誅第五可範等八百餘人於內侍省。梁

太祖實錄：已翌日誅宦官第五可範等五百餘人於內侍省。仍命畿內及諸道搜索處置，以盡厥類。唐

年補錄云：誅宦官七百一十人。按舊紀編遺錄皆云：正月辛未，誅可範等，而梁實錄唐補紀續實運錄、金

鑿記、唐年補錄、薛居正五代史、梁紀、新唐紀，或云已翌日，或云二十八日，今從之。蓋全忠胤雖奏云罷

諸司使務，追監軍趙闕，其實即已擅誅之。至二月癸酉，始下詔賜死，故昭宗哀而祭之耳。

之聲徹於內外。號戶刀翻其出使外方者，詔所在收

捕誅之。使疏吏翻下同止留黃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洒掃

宦官品秩之卑者，衣黃酒所賣。翻又如字，掃蘇報翻又如字。又詔成德節度使王

鎔選進五十人，充敕使。取其土風深厚，人性謹樸也。

上愍可範等或無罪，為文祭之。自是宣傳詔命，皆令

宮人出入。其兩軍內外八鎮兵悉屬六軍。謂左右神策所統內

外八鎮兵也。以崔胤兼判六軍十二衛事。

臣光曰：宦官用權為國家患，其來久矣。蓋以出入

宮禁，人主自幼及長，長知兩翻與之親狎，非如三公六

卿進見，有時可嚴憚也。見賢兩翻其間復有性識儼利

儼許緣翻，智也。疾也。利也。語言辯給，伺候顏色，承迎志趣。伺相吏翻

受命則無違迕之患使令則有稱慝之効

迕五故 翻稱尺

證翻慝與慝 同詰叶緜

自非上智之主燭知物情慮患深遠

侍奉之外不任以事則近者日親遠者日疎甘言

卑辭之請有時而從浸潤膚受之愬有時而聽

論語

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朱熹註云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

也膚受謂肌膚所

於是黜陟刑賞之政潛移于近

習而不自知如飲醇酒嗜其味而忘其醉也黜陟

刑賞之柄移而國家不危亂者未之有也東漢之

衰宦官最名驕橫

橫戶 孟翻

然皆假人主之權依憑城

社

宦官在人主左右有所依憑如城狐社鼠不畏熏燒

以濁亂天下未有能

劫脇天子如制嬰兒廢置在手東西出其意使天

子畏之若乘虎狼而挾蛇虺

虺許 鬼翻

如唐世者也所

以然者非它漢不握兵唐握兵故也太宗鑒前世

之弊深抑宦官無得過四品明皇始鑿舊章是崇

是長

宋祁曰太宗詔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內侍為之長階第四不在以事惟門閤守禦廷內

掃除稟食而已武后時稍增其人至中宗黃衣乃

二千員七品以上員外置千員然衣朱紫者尚少

玄宗承平日久財用富足志大事奢不愛惜賞賜

爵位開元天寶中宦官黃衣以上三千員衣朱紫

者其餘人其稱旨者輒拜三品將軍列戟

於門其在殿頭供奉委任華重長知兩翻晚節令

高力士省決章奏

省悉 景翻

乃至進退將相時與之議

自太子王公皆畏事之宦官自此熾矣及中原板

蕩肅宗收兵靈武李輔國以東宮舊隸叅豫軍謀

寵過而驕不能復制復扶又翻遂至愛子慈父皆不能

庇以憂悸終悸其李翻代宗踐阼仍遵覆轍程元振魚

朝恩相繼用事竊弄刑賞壅蔽聰明視天子如委

裘賈誼曰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孟康注云委裘若容衣天子未坐

朝朝事天子裘衣也朝直逢翻下同陵宰相如奴虜是以來填入朝

遇讒賜歿吐蕃深侵郊甸匿不以聞致狼狽幸陝

居不保丘壟僕固懷恩冤抑無訴遂弃勳庸更為

叛亂更工衡翻改也德宗初立頗振綱紀宦官稍絀絀讀日黜

而返自興元猜忌諸將以李晟渾瑊為不可信悉

奪其兵而以竇文場霍仙鳴為中尉使典宿衛自

是太阿之柄落其掌握矣憲宗末年吐突承璀欲

廢嫡立庶以成陳洪志之變寶曆狎暱羣小羣小罪翻

懿僖昭六帝皆為宦官所立勢益驕橫王守澄仇

士良田令孜楊復恭劉季述韓全誨為之魁傑至

自稱定策國老目天子為門生根深蒂固疾成膏

盲不可救藥矣左傳晉侯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孺子

日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盲之上膏之

昭宗

昭宗

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育音荒屬也心下為膏

文宗深憤其然

志欲除之以宋申錫之賢猶不能有所為反受其

殃况李訓鄭注反覆小人欲以一朝譎詐之謀古譎

充翦累世膠固之黨遂至涉血禁塗積尸省戶公

卿大臣連頸就誅闔門屠滅天子陽瘖縱酒飲泣

吞氣自比赧獻不亦悲乎瘖千金翻赧奴板翻以宣宗之嚴

毅明察猶閉目搔首自謂畏之况懿僖之驕侈苟

聲色毬獵足充其欲則政事一以付之呼之以父

固無怪矣賊汚官闕汚鳥故翻兩幸梁益皆令孜所為

也昭宗不勝其耻力欲清滌而所任不得其所

行不由其道始則張濬覆軍於平陽增李克用跋

扈之勢復恭亡命於山南啟宋文通不臣之心李茂

貞本宋文通以軍功賜姓名終則兵交闕庭矢及御衣漂泊莎

城流寓華陰幽辱東內劫遷岐陽華戶化翻崔昌

遐無如之何崔胤字昌遐通鑑稱其字避宋朝太祖廟諱也更召朱全忠

以討之連兵圍城再罹寒暑御膳不足於糗糒糗去

久翻糒音備王侯斃踣於飢寒路蒲非翻然後全誨就誅乘

輿東出翦滅其黨靡有孑遺而唐之廟社因以丘

墟矣此論歷敘唐宦官之禍其事皆具見前紀乘繩證翻然則宦官之禍始

于明皇盛於肅代成于德宗極于昭宗易曰履霜

堅冰至為國家者防微杜漸可不慎始哉

易坤之初六曰

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文言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

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此其為患章章尤著者也自餘傷賢

害能召亂致禍賣官鬻獄沮敗師徒敗補邁翻蠹害烝

民不可徧舉夫寺人之官寺音侍自三王之世具載

於詩禮詩有巷伯之篇禮有寺人之職所以謹閨闈之禁通內外

之言安可無也如巷伯之疾惡周幽王之時寺人傷于讒而作巷伯

之詩記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寺人披之事君左傳晉獻公信

公子重耳於蒲城重耳踰垣而出披斬其祛及其反國披請見公使讓之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汝

即至其後予從狄君以川滑瀆汝為命云來求殺余命汝三宿汝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對曰

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蒲人狄人予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公見之以呂

卻之難告公鄭眾之辭賞事見四十八卷漢和帝永元元年呂彊

之直諫事見五十七卷漢靈帝光和二年五十八卷中宗元年曹日昇之救

患馬存亮之弭亂楊復光之討賊嚴遵美之避權

事並見前紀張承業之竭忠事見後梁紀其中豈無賢才乎

顧人主不當與之謀議政事進退士大夫使有威

福足以動人耳果或有罪小則刑之大則誅之無

所寬赦如此雖使之專橫孰敢焉橫戶孟翻豈可不察

臧否不擇是非欲草薶而禽獮之否音鄙薶宅計翻獮息淺翻杜

預曰獮殺也能無亂乎是以袁紹行之于前而董卓弱

漢事見漢靈獻紀崔昌遐襲之于後而朱氏篡唐雖快一

時之忿而國隨以亡是猶惡衣之垢而焚之惡鳥路翻

患木之蠹而伐之其為害豈不益多哉孔子曰人

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見論語斯之謂矣

王師範遣使以起兵告李克用克用貽書褒賚之河

東監軍張承業亦勸克用發兵救鳳翔克用攻晉州

聞車駕東歸乃罷楊行密承制加朱瑾東面諸道

行營副都統同平章事以昇州刺史李神福為淮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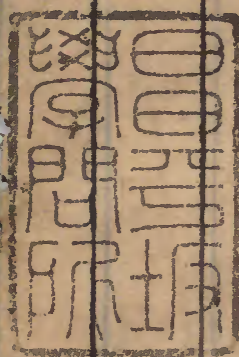
行軍司馬鄂岳行營招討使舒州團練使劉存副之

將兵擊杜洪洪將駱殷戍永興弃城走縣民方詔據

城降神福曰永興大縣饋運所仰已得鄂之半矣永興

漢鄂縣地吳分鄂置新陽縣隋改新陽曰永興唐屬鄂州九域志在鄂州東南四百五里今壽昌軍即其

地降戶江翻



大德堂

